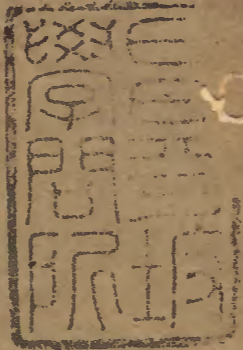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二百十四之七



漢	書	門	類	號	冊	架	函
二	一	三	九	六	四	二	一

漢	書	門	類	號	冊	架	函
二	一	三	九	六	四	二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75	
冊數	64 (63)		
函號	285	9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四

賜進表第部書纂纂有都御總督湖北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三十二 起疆圉倫噩七月盡著雍掩茂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淺水文庫

至正十七年秋七月丙子吳徐達率兵攻常熟張士德
出挑戰先鋒趙德勝麾兵而進擒士德送建康遂循望
亭甘露無錫諸寨皆下之士德驍鷲有謀士誠陷諸郡
士德力居多及是被擒士誠為之卷氣 己卯御史大
夫特哩特穆爾奏續輯風憲宏綱 庚辰吳國公遣兵
取徽州路元帥胡大海等既克績溪遂進兵攻徽州守

將元帥巴斯爾布哈及建德路萬戶吳訥等拒戰大海
擊敗之拔其城訥與守臣阿嚕輝李克膺等邊守遂失
大海引兵追及于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屬縣次第
皆下 戊子以李穰為御史中丞 己丑義兵黃軍萬
戶田豐叛入紅軍陷濟寧路分省右丞實勒們遁義兵
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本周還守濟寧 甲午監察
御史達爾默色劉傑言疆域日蹙兵律不嚴陝西汴梁
淮潁山東之寇有窺伺燕趙之志宜俯詢大臣共圖克
復豫定守備之策不報 丙申吳元帥胡大海進攻婺
源江浙參政楊鄂勒哲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

與戰于城下大敗之殺其鎮撫呂才鄂勒哲遁去 是
月立四方獻言詳定使司 歸德府知府林茂萬戶時
公權叛以城降于賊歸德及曹州俱陷 八月癸丑劉
福通兵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衛輝路博囉特穆爾
李羅帖木兒今改與萬戶方托克托出兵擊之 是月帝至自
上都 張士德至建康吳國公以禮待之供珍膳俟其
降士德不食不語其母痛之令士誠歲餽建康糧十萬
石布一萬匹永為盟信吳國公不許士德以身繫事無
所成間遺士誠書俾降元以圖建康遂不食而死後編
辨證曰實錄載士德被誅而劉辰國初事蹟云不食而死今攷陳基祭文云能厲聲罵賊而不能食不義之食

則以爲不食而死。張士誠使前江南行臺中丞曼濟哈者是也。今從之。雅爲書請降於浙江丞相達實特穆爾，辭多不遜。楊鄂勒哲欲納之，達實特穆爾不可，曰：「我咎在淮南，嘗招安士誠，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士誠使者往返，訖無就，乃遣其僞隆平太守周仁親詣江浙省堂，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鄂勒哲固勸納降，乃許之。士誠始要王爵，達實特穆爾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實特穆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僞宐行事，然不敢專也。」鄂勒哲又力以爲請，達實特穆爾雖外爲正辭，然實幸其降，又恐拂鄂勒哲意，遂授士誠太尉、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

信同知行樞密院事，改隆平府復爲平江路。士誠遷居府治，雖奉正朔，而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朝廷顧以招安士誠爲達實特穆爾功，詔加太尉。後聞士德之死，追封楚國公，而以士信爲江淮平章政事。初，達實特穆爾假周伯琦行省參政，招諭張士誠，及是已降，除伯琦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士誠畱之，未行，拜左丞。士誠爲造第宅于乘魚橋，厚其廩給。九月癸酉，朔，婺源州元帥汪同與守將特穆爾布哈不協，以總管王起宗黜縣萬戶葉茂、祁門元帥馬國寶降于吳。甲戌，江浙平章夏章等亦降于吳。丙子，以御史大夫婁都爾蘇舊倫老的爲沙，今改。

中書平章政事 丙戌吳廣興翼元帥費子賢率兵攻武康與守將潘萬戶戰斬首百餘級遂下之 甲午澤

州陵川縣陷縣尹張輔死之 戊戌台哈布哈舊倫太不花今

改復大名路并所屬州縣 辛丑詔中書右丞額森布

哈御史中丞成遵奉使宣撫彰德大名廣平東昌東平

曹濮等處獎勵將帥 是月命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噶

舊倫紐的該今改加太尉總諸軍守禦東昌時田豐據濟濮率

眾來寇擊走之 倪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自漢

陽奔黃州壽輝將陳友諒襲殺之友諒佐文俊攻陷諸

州郡有功遂用領兵為元帥及文俊迎壽輝居漢陽而

專其政柄友諒心不平至是襲殺文俊併其眾自稱宣

慰使尋為平章政事 閏月癸卯有飛星如盃青色光

燭地尾約長尺餘 監察御史多爾濟等劾奏知樞密

院事哈喇巴圖爾失陷所守郡縣詔正其罪 乙丑潞

州陷丙寅賊攻冀寧察罕特穆爾遣兵擊走之 趙晉

勝同青軍兩道攻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拒戰月餘

賊竟敗走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巴延

統水軍戍焉冬十月壬戌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山

巴延與戰四日夜不勝趨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

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于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

余闕擊斬之其兵乃退。壬申吳中翼大元帥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銅陵進攻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常遇春及吳國寶率舟師抵城下合攻自辰至巳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某斬之擒別將魏壽徐天麟等官軍敗走薄暮復以戰船數百艘來逆戰復大敗之遂克池州。甲申吳國公閱軍于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兵攻揚州路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眾降先是至正十五年明鑑聚眾淮西以青布爲號名青軍人呼爲一片瓦其黨張監驍勇善用槍又號爲長槍軍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

之時鎮南王博囉布哈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爲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久之明鑑等以倉盡復謀佯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糧乏眾無所託命殿下世祖孫當正大位爲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不知大義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于宗廟耶麾其眾使退明鑑等不從呼譟而起因逐鎮南王而據其城鎮南王走淮安爲趙君用所殺明鑑等兇暴益甚屠城中居民以爲食至是兵大敗不支乃出降得其眾數萬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麟耿再成

守之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林知府事城中居民
僅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乃截城西南隅築
而守之 戊戌曹州賊入太行山達實巴圖爾與知樞
密院事達哩瑪實里以兵討曹州賊官軍敗潰達哩瑪
實里死之 是月靜江路山崩地陷大水 關中賊散
走南山者出自興元陷秦隴據鞏昌有窺鳳翔之志察
罕特穆爾卽分兵入守鳳翔而遣謀者誘賊圍其城賊
果來圍之厚數十重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晝夜馳二
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軍
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相

是時若使察罕太

不化連得實感

寺任天下兵柄

則則事猶可爲乃敗

局中之謀者也

踐蹂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黨皆遁還關中悉定
十一月辛丑山東道宣慰使董搏霄復請令江淮等
處各枝官軍分布連珠營寨於隘口屯駐守禦且廣屯
田以足軍食從之 汾州桃杏花 壬寅賊侵壺關察
罕特穆爾以兵大破之 十二月丙戌徐壽輝將明玉
珍陷重慶路據之玉珍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
瞳以信義爲鄉黨所服初聞壽輝兵起集鄉兵屯于青
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授元帥隸倪文俊麾下鎮
沔陽與官軍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微眇旣而以兵千人
槩斗船五十沂夔而上時青巾盜李喜喜聚兵苦蜀義

明玉珍

兵元帥楊漢以兵五千禦之屯平西左丞相鄂勒哲圖鎮重慶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身走順流下巫峽遇玉珍訟之且言重慶可取狀玉珍未決萬戶戴壽曰攻重慶事濟據蜀不濟歸無損也從之遂進克其城鄂勒哲圖遁父老迎入城玉珍禁侵掠市肆晏然降者相繼己丑吳國公下令釋輕重罪囚以干戈未寧人心初附故也丁酉慶元路象山縣鵝鼻山崩戊戌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卒初汝穎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完城元獻招捕之策千餘言時不能用遂乞致仕帝不允會大赦宣赴內府元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

至延春閣下及卒賜賻甚厚贈大司徒追封楚國公諡曰文元性度雍容處已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冊命制誥多出其手己亥流星如金星大尾約長三尺餘起自太陰近東而沒化爲青白氣庚子太尉四川行省左丞相達實巴圖爾卒于軍中時詔遣知院達理瑪實哩來援分兵雷澤濮州而達理瑪實哩爲劉福通所殺達勒達諸軍皆潰達實巴圖爾力不能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爲達實巴圖爾通和書遺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進達實巴圖爾知之一夕憂憤死初毛貴陷益都般陽

等路帝命董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布蘭奚討之而濟南
又告急搏霄提兵援濟南賊眾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
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眾悉來
鬪騎兵少卻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
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
列兵城上弗為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
潛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
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眾無遺者于是濟南始寧詔
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仍賜
上尊金帶楛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譖于總兵太

自功而熟將士紀體
誰肯盡力

尉努都爾噶令搏霄依前詔從布蘭奚同征益都搏霄
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眾朝廷
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命搏霄守河間
之長蘆是冬張士誠築城虎邱山因高據險役月餘
而畢是歲詔諭濟寧李秉彝田豐等令其出降敍復
元任嘯亂士卒仍給資糧欲還鄉者聽義兵千戶余
寶殺其知樞密院事實寶圖以叛降于毛貴余寶遂據棣
州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許有壬以老病乞致
仕許之有壬前朝舊德皇太子頗加敬禮一日入見方
臂鷹為樂遠呼左右屏去始見之盜據齊魯中書參

知政事崔敬與平章達覽參政諳曾分省陵州陵州及南北要衝無城郭而居民散處敬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以其能上聞賜之上尊仍命其便立行事敬以軍馬供給浩繁而民力已疲乃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詔從之河北燕南士民接踵而至積粟百萬石綺段萬匹以給軍費民獲少蘇中書右丞烏古遜良楨論罷陷賊延坐之令有惡少年誣知立與州張復通賊之罪中書將繕其孥吏抱案請署良楨曰手可斷案不可署同列變色卒不署良楨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倉鹽浙東西長生牛租瀕海被災圍田稅民皆德之

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丙午趙魯勝陳友諒等陷安慶淮南行省右丞余闕死之賊之來攻也初自東門登城闕簡死士擊却之已而併軍攻東西二門又擊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臨城闕分命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賊益生兵來攻是日魯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州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只乃自剄墮清水塘中妻耶卜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

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特穆布哈萬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和碩布哈新李盧廷玉葛延齡丘香許元炎奏差烏圖縵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圖倫岱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願天求以身代闕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卻之曰汝輩亦有命何

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輓之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遂死於安

慶贈淮南江北行省平章追封幽國公諡忠宣攷異余闕之諡

從元史本傳書之錢辛楣曰余公贈諡諸書所載互異程國儒序青陽集云諡文忠追封夏國公張紳以為初封夏國公諡忠愍改贈幽國公諡忠宣丁鶴年又稱為余文貞公宋景濂手定元史而集中余左丞傳亦作文忠未審孰得其真余按改諡之說近是議者謂兵興以來死節之臣余闕

與褚布哈為第一庚戌張士誠兵攻常州吳守將湯和擊敗之獲卒數百人吳行樞密院判鄧愈遣部將王弼等攻婺源州兵至城西與守將特穆爾布哈戰自

旦至日昃殺傷五百餘人不下乙卯攷異元史本紀作庚戌今從後編

分兵為三道竝進遂拔其城特穆爾布哈死之士卒皆

降凡三千餘人復遣萬戶朱國寶攻高河壘克之乙

丑大風起自西北益都土門萬歲碑仆而碎丙寅田

豐陷東平路丁卯知樞密院事布蘭奚與毛貴戰于

好石橋官軍敗績走濟南是月詔達實巴圖爾子博

囉特穆爾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領其父原管軍馬

詔察罕特穆爾屯陝西李思齊屯鳳翔二月己巳

朔議團結西山寨大小十一處以為保障命中書右丞

達實特穆爾左丞烏古遜良楨等總行提調設萬夫長

千夫長百夫長編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應毛貴

陷青滄二州遂據長蘆鎮中書省奏以陝西軍旅事

劇去京師道遠供費艱難請就陝西印造寶鈔為便從

之遂分戶部寶鈔府等官置局印造仍命諸路撥降鈔

本昇平準行用庫倒易昏幣布于民間癸酉毛貴陷

濟南路守將愛迪戰死毛貴立賓興院選用故官以姬

京周等分守諸路又于萊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

去三十里造大車百兩以挽運糧儲官民田十止收三

分冬則陸運夏則水運董搏霄將赴長蘆謂人曰我

去濟南必不可休至是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

之魏家莊適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劔督兵以戰而賊眾突至搏霄前猝問爲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眾刺殺之無血惟見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事聞贈搏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諡忠定昂霄禮部尙書追封隴西郡侯諡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大亂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乙亥吳國公以吳植爲天興翼副元帥使與其兄良守江陰時江陰

兵不滿五千而與張士誠接境良兄弟訓練士卒嚴爲警備屯田以給軍餉敵不敢犯民甚賴之吳國公命元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殷繁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于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卽非委任之意山東賊漸逼京畿辛巳詔以台哈布哈爲中書右丞相總兵討之壬午田豐復陷濟寧

路甲戌陷輝州丙戌努都爾噶聞田豐近逼東昌棄城走城遂陷丁亥察罕特穆爾調兵復涇州平涼保鞏昌庚寅王士誠自益都犯懷慶路守將周全擊敗之丁酉興元路陷三月己亥朔日色如血加右丞相綽斯戩太保庚子毛貴陷般陽路辛丑大同路夜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少頃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徧地俱見火空中有兵戈之聲癸卯王士誠陷晉寧路總管杜賽因布哈死之己酉劉福通遣兵犯衛輝河南行省平章博囉特穆爾擊走之進克濮州庚戌毛貴陷薊州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特穆爾以兵

屯涿州察罕特穆爾即畱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它盜而自將精銳赴召毛貴率眾由河間趨直沽乙卯遂犯灤州至棗林已而略柳林蹂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人心大駭廷臣或勸乘輿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眾論紛然獨左丞相泰費音執不可帝乃命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喇布哈以兵拒之戰于柳林官軍捷賊退走京師乃安吳國公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凡笞罪者釋之杖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贓者免徵武將征討有過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畏

法無以爲治。吳國公曰：自器亂以來，民初離創殘，以歸于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爲本，而刑新國則宜用輕典。若執而不變，非時措之道也。丙辰，吳國公遣兵取建德路。先是，鄧愈、朱文忠、胡大海率兵由昱嶺關進攻建德。道出遂安，長槍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追至淳安，降其衆三千餘人。遂安守將洪某率兵五千援淳安。大海與之戰，擒將士四百餘人。由是直抵建德。參政布哈院判慶壽等皆遁。父老何良輔等以城降。改建德路爲嚴州府。以周全爲湖廣行省參知政事，統鄂囉等。

軍移鎮嵩州白龍寨。丁巳，田豐陷益都路。察罕特穆爾欲赴召涿州，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上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而南。察罕特穆爾畱禦之，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州。賊果出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縑，重走山谷。遂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卻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行臺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于是朝廷乃詔察罕特穆爾守禦關陝，晉冀鎮撫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特穆爾益務練兵訓。

農以平定四方為己責。夏四月己巳朔，趙會勝自樅陽寇池州，陷之。執吳守將趙忠。庚午，江浙行省左丞楊鄂勒哲以舟師攻徽州，吳將胡大海等擊敗之。丁丑，鄂勒哲又攻建德，吳將朱文忠擊敗之。鄂勒哲遁去。甲申，陳友諒陷龍興路。省臣道通和尼齊棄城遁。壬午，田豐陷廣平路。大掠，退保東昌。詔元帥方托克托以兵復廣平。癸未，以諸處捷音屢至，詔頒軍民事宐十一條。甲午，陳友諒遣部將王奉國陷瑞州路。是月，帝如上都。察罕特穆爾、李思齊會宣慰使張良弼、郎中郭擇善、宣慰同知拜特穆爾、平章政事定珠總帥在

長生、努各以所部兵討李喜喜于鞏昌。李喜喜敗入蜀。察罕特穆爾駐清湫，思齊駐斜坡，良弼駐秦州，擇善駐崇信，拜特穆爾駐通渭，定珠駐臨洮。各自除路府州縣官，徵納軍需。思齊、良弼同謀襲殺拜特穆爾，分總其兵。思齊尋又殺擇善。五月戊戌朔，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運糧萬戶。察罕特穆爾遣其將以兵復興寧。劉福通攻汴梁。壬寅，守將珠展舊倫竹，今改棄城遁。福通遂入城，立宮闕，自安豐迎其主小明王居之。以為都。陳友諒遣部將康泰、邵宗、鄧克明等以兵寇邵武路。庚戌，陳友諒陷吉安路。癸丑，監察御史密濟

爾海七十等劾太保中書右丞相台哈布哈乙卯削台哈布哈官安置蓋州初台哈布哈奉命討賊既渡河卽上疏謂賊勢張甚軍行宜以糧餉爲先晉漢韓信行軍蕭何餽糧方今措置無如丞相泰費音者如令泰費音至軍中供給事乃可濟不然兵不能進矣其意實銜泰費音欲其至軍中卽害之也時參知政事布延特穆爾張晉等分省山東二人者嘗劾壽圖不進兵台哈布哈至則以其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鄂勒哲特穆爾爲右丞之日嘗劾其罪亦加以失誤專制之罪擅改其官徵至軍欲害之事聞廷議喧然左丞相泰費

音以其欲害己也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而于帝前力排之于是下削奪之詔以知樞密院事烏蘭哈達代總其兵仍命烏蘭哈達節制河北諸軍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周全節制河南諸軍辛酉陳友諒兵陷撫州路是月山東地震天雨白毛六月戊辰朔台哈布哈伏誅台哈布哈聞有詔夜馳詣劉哈喇布哈求救解劉哈喇布哈故台哈布哈部將也以破賊累有功拜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駐兵保定見台哈布哈至因張樂大宴舉酒慷慨言曰丞相國家柱石有大勲勞如此天子終不害丞相是必爲讒言所間我當往見上白之丞相

母憂也。卽走至京，見泰費音。泰費音問其來故，哈喇布哈具以告。泰費音曰：「台哈布哈大逆不道，今詔已下，爾乃敢妄言耶？不審處禍將及爾矣。」哈喇布哈聞泰費音言，噤不能發。泰費音度台哈布哈必在哈喇布哈所，卽語之曰：「爾能致台哈布哈以來，吾以爾見上，爾功不細矣。」哈喇布哈因許之。泰費音乃引入見帝，賜賚良渥。初，哈喇布哈之事，台哈布哈也。與倪晦者同在幕下，台哈布哈每委任晦，而哈喇布哈計多阻不行。哈喇布哈心常以爲怨。及是，知事已不可解，還縛台哈布哈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于路。察罕特穆爾調浩爾齊。

舊倫虎林

赤今 關係同守潞州，拜察罕特穆爾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便立行事。癸酉，吳左副都指揮使朱文忠率兵攻浦江，下之。義門鄭氏舉家避兵山谷間，文忠重其累世雍睦，訪得之，悉送還家，禁兵士無侵犯。吳中翼左副元帥謝再興等率兵略石埭縣，與陳友諒兵遇，擊敗之，擒其將錢清等三人。庚辰，關先生破頭潘等陷遼州。浩爾齊以兵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晉寧路，城中死者十二三。郡人喬彝性高介，有守名，稱重一時。至是，整衣冠，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其上，令妻子婢妾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賊首王士誠使人至彝家邀致之，至

則彛死矣。賊平，贈彛臨汾縣尹。賜諡純潔。有張崑起者，汾州人也。嘗用薦徵爲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賊去，晉寧復陷汾州，崑起與妻亦赴井死。晉寧人王佐爲賊所獲，欲降之，佐詬言不輟，亦遇害。乙酉，命左丞相泰費音督諸軍守禦京城，便立行事。甲午，張士誠兵寇常熟縣，吳守將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自江南行臺移治紹興，卽檄達嚕噶齊邁爾古斯爲行臺鎮撫。邁爾古斯大募民兵爲守禦計，與舒嚕立遜舊倫石抹立孫今改夾攻處州山賊，遂平之。擢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畱紹興以兵衛臺治。時浙東西郡縣多殘破，獨邁爾古斯保障

紹興境內晏然，民愛之如父母。達實特穆爾承制授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及方國珍遣兵侵據紹興屬縣，邁爾古斯曰：國珍本海賊，今旣降爲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朝議方倚重國珍，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珠格與國珍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憤邁爾古斯擅舉兵，且恐生事，卽使人召至私第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鎚搗殺之，斷其頭擲廁溷中。民間之無不慟哭。邁爾古斯，寧夏人也。黃中率其眾復讎，盡殺拜珠格家人及臺府官員掾吏，獨畱拜珠格不殺，以告于張士誠。士誠乃遣其將呂珍以

兵守紹興拜珠格尋遷行宣政院使監察御史真圖劾拜珠格陰害帥臣幾致激變立寘諸嚴刑詔削其官安置湖州而已

攷異輟耕錄以拜奇格為自劾納印綬去今從元史

秋七月丁酉

朔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周全據懷慶路以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特穆爾駐軍洛陽遣拜特穆爾以兵守碗子城周全來戰拜特穆爾為其所殺全遂盡驅懷慶民渡河入汴梁 庚子吳廖永安敗張士誠于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丁未布蘭奚以兵復般陽路己而復陷 癸丑賊兵犯京城刑部郎中布哈守西門夜開門擊退之 丙辰吳總管胡通海等襲破九華山寨時寨首鮑萬

戶有眾二千據險自固四面設礮石機弩兵不能進通海乃引兵潛由磴道攀援魚貫而上因風縱火燔其寨遂克之 己未劉福通遣周全引兵攻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全之攻洛陽也察罕特穆爾以奇兵出宐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會賊已退因追至虎牢塞諸險而還 是月京師大水蝗民大饑 是月江南行省右丞郭天爵謀害吳國公事覺吳國公殺之天爵天秩之弟也 八月丁卯朔江浙行省平章錫達布討饒州貪財玩寇久無功遂妄稱遷職福建行省至福建為廉訪僉事般若特穆爾所劾拘

之興化路。庚辰，陳友諒兵陷建昌路。辛巳，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叛降于毛貴。己丑，張士誠兵寇江陰，吳守將吳良擊走之。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陰約張士誠以兵攻楊鄂勒哲，鄂勒哲倉卒不及備，遂自殺，其眾皆潰。鄂勒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用法深刻，任意立威，而鄧子文、金希伊、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達實特穆爾惡之，士誠素欲圖鄂勒哲，遣其部將史文炳往杭州謁鄂勒哲，相見甚歡，文炳大設宴，盛陳烏銀器皿，嵌金鐵鞍之類，盡以遺鄂勒哲，自是約爲兄弟。及士誠與達實特穆爾合謀，文炳率眾圍鄂勒哲營，鄂勒哲遣吏致牲酒爲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無死，得以底裏上露。文炳報不可，鄂勒哲乘城拒戰十日，力盡自經死，其弟巴延亦自殺。文炳解衣裹鄂勒哲屍，瘞祭之，其後追封鄂勒哲潭國公，諡忠愍。巴延，衡國公，諡忠烈。鄂勒哲部將員成等欲爲報仇，遣苗軍元帥台哈布哈奉書納款于建康，且言其部將李福等三萬餘人在桐廬，皆願效順。吳國公命朱文忠往撫之。庚寅，以婁都爾蘇爲御史大夫，詔作新風紀。九月丁酉，詔授錫班、特穆爾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其妻雲中郡夫人子觀音弩贈同知大同路事。

仍旌表其門。先是錫班特穆爾爲趙王位下總管府事。其妻嘗保育趙王。及是部落明里叛。欲殺王。錫班特穆爾與妻謀。以其子觀音弩服王平日衣冠。居王宮。夜半夫妻衛趙王。微服遁去。賊至。遂殺觀音弩。趙王得免。事聞。故旌其忠焉。袞封唐贈諫議大夫劉蕡爲昌平文節侯。關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郡。中書左丞張冲請立團練安撫勸農使司二道。一奉元延安等處。一鞏昌等處。從之。壬寅詔中書參知政事布延布哈治書侍御史李國鳳經畧江南。癸卯詔以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慶圖爲江南行臺御

史大夫。時行臺治紹興。所轄諸道多爲吳所有。而明台則制于方國珍。杭蘇則制于張士誠。憲臺綱紀不復可振。徒存空名而已。丙午賊兵攻大同路。壬戌平定州陷。乙丑陳友諒陷贛州路。江西行省參政全曾諳薩里及總管哈納齊死之時。江西下流諸郡皆爲友諒所據。曾諳薩里乃與哈納齊戮力同守。友諒遣其將圍城。因使人脅之降。曾諳薩里斬其使。日擐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遂自剄。哈納齊守贛尤有功。城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哈納齊謂之曰。與汝戰者我也。爾毋殺吾民。當速殺我。遂遇害。冬十月辛未。

致異元史本紀倫王

申今從後編吳將胡大海取蘭溪州。先是大海至婺之鄉頭。

擒萬戶趙布延布哈等，平其五壘。是日進攻蘭溪，官軍

千人出戰，敗之。克其城，廉訪使趙秉仁等被執，立寧越

翼元帥府，分兵守其要害，遂進攻婺州路。甲戌，吳將

徐達、邵榮克立興。先是，達等攻立興，久不下。吳國公遣

使謂達等曰：立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

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倉內

乏，城必破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遂拔

其城。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于太湖，

乘勝深入，遇呂珍戰敗，遂為所獲。士誠欲降之，不屬。

壬午，監察御史楊珠布哈劾中書右丞相綽斯戩任用

私人都塔舊倫朶列今改及妾弟崔鄂勒哲特穆爾舊倫崔完者帖木兒

改印造偽鈔，事將敗，令都塔自殺以滅口。綽斯戩乃請

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乙酉，監察御史達爾瑪實哩王

彝等復劾之，請正其罪。帝終不聽。壬辰，大同路陷，達

嚕噶齊鄂勒哲特穆爾棄城遁。是月，博囉特穆爾統

領諸軍復曹州。十一月辛丑，吳立管領民兵萬戶府。

吳國公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

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

宜精加簡拔，編緝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

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倉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 癸卯陳友諒陷汀州路 丁卯田豐陷順德路先是樞密院判官劉起祖守順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強壯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至是城陷起祖遂盡驅其民走入廣平

甲子吳國公以胡大海兵攻婺州不克乃自將親軍副都指揮使楊璟等師十萬往攻之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倉之 癸酉關先生破頭潘沙劉二等由大同直犯上都焚燬宮闕畱七月乃轉略遼陽 甲申吳取婺州

路達嚕噶齊僧珠浙東廉訪使楊惠死之先是吳國公出師至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問漢高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一天下其道何由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公英明神武驅除禍亂未嘗妄殺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吳國公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又聞前學士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吳國公悅命參帷幄師進至德興聞張士誠兵據紹興諸暨乃取道蘭溪以至婺州遣使

劉基
幸溢

入城招諭不下遂圍之初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承制授浙東宣慰副使舒穆魯竑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又以前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爲其院經歷蕭山縣尹蘇友龍爲照磨而竑又自辟郡人胡深葉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爲郡山谷聯絡盜賊憑險竊發不易平治竑遂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以計皆殲殄無遺類尋陞同僉行樞密院事至是聞吳兵抵蘭溪且逼婺而竑遂弟厚遂方守婺其母亦在城中竑泣曰義莫重于君親會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親尙可立天地哉卽遣胡深等

將民兵數萬赴援而親率精銳爲之殿深等至松溪觀望不能進吳國公謂諸將曰婺倚舒穆魯竑故未肯卽下聞彼以獅子戰車載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險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遏之其勢必破援兵旣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矣翌日僉院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于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深等遁去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于是同僉樞密院甯安慶與都事李相開門納敵楊惠僧珠皆戰死南臺御史特穆爾賚斯院判舒穆魯厚遂等皆被執吳國公入城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民皆安堵改婺州路爲寧

宋濂

越府置中書分省召儒士許元葉瓚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會省中日令二人進講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宗顯和州人少攻儒業博涉經史于是命宗顯開郡學延宿儒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厚爲訓導時器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無不欣悅是月太白經天者再吳國公發倉賑寧越貧民有女子曾氏自言能通天文誑說災異惑眾吳國公以爲亂民命戮于市是歲河南賊蔓延河北前江西廉訪僉事巴延家居濮陽言于省臣將結其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已大至巴延乃渡漳北行鄉人

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州與賊遇賊知巴延名士生劫之以見其帥帥誘以富貴巴延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有司上其事贈僉太常禮儀院事太常上諡議曰以城守論之巴延無城守之責而死與江州守李黼同以風紀論之巴延無在官之責而死與西臺御史張桓同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請諡曰文節從之江西諸郡皆陷撫州路總管吳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陳友諒遣人碎之當臥牀不會以死自誓乃舁牀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爲屈遂隱居吉水縣之

谷坪踰年以疾卒。京師大饑疫，而河南北山東郡縣皆被兵，各挈老幼男女避居京師，以故死者相枕籍。資正院使保布哈舊作朴不請于帝，帝命地收瘞之。帝及皇后皇太子省院諸臣施捨無算，而保布哈亦自出財賄珍寶以佐其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舁負相踵，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二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錠。凡居民病者，予之藥，不能器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為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保布哈，高麗人，亦曰王布哈。皇后奇氏微時，與布哈同鄉里，相為依倚。及布哈以闖

人入事後，累遷為資正院使。后益愛幸之，至是欲要譽干權，故有斯舉。帝嘗為近幸臣建宅，親畫屋樣，又自削木構宮，高尺餘，棟梁楹檻宛轉皆具，付匠者按此式為之。京師遂稱魯般天子，內侍利其金珠之飾，告帝曰：此屋比某家殊陋劣，帝輒命易之。內侍因刮金珠而去，奇后見帝造佗不已，嘗挽上衣諫曰：陛下年已大，子年已長，宜稍息造佗，且諸夫人事上足矣，無惑于天魔舞女輩，自愛惜聖躬也。帝艷然怒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此兩月不至后宮，后亦多畜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輒以此遺之。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為名家，自

至正以來，官中給事使令大半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鞞帽器物皆仿高麗，舉世若狂。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五

驛支節節使兼總督湖北湖廣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等輩都尉吳浣編集

元紀三十三 起屠維大淵獻正月盡上章困敦六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九年春正月，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率兵號二十萬寇信州路。江東廉訪副使巴延布哈德濟舊作伯顏不花

的斤自衢引兵援信，遇奉國于城東，力戰破走之。鎮南

王子大聖努舊作大聖奴今改樞密院判官席閏等迎巴延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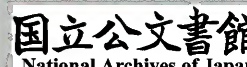
哈德濟入城共守，後數日賊復來攻。巴延布哈德濟大

響士卒出城奮擊，又大敗之。攷異元史本紀春正月甲午朔陳友諒兵陷信州路

守臣江東廉訪副使巴延布哈德濟力戰死之蓋連書其事耳忠義傳云巴延布哈德濟于正月自衢援信大破賊至六月而城始陷乃自刎今從傳

乙巳吳國公以寧越既定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州正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爾等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即身及子孫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眾心豫附大功可成矣 丙午遼陽行省陷懿州路總管呂震死之贈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東平郡公 戊申吳將邵榮破張士誠

兵于餘杭 上都之初陷也廣寧路總管郭嘉聞之躬率義兵出禦既而遼陽陷嘉將眾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號隊伍百餘人給言官軍嘉疑其詐俄果脫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兩隊夾攻之殺獲甚多嘉見賊勢日熾孤城無援乃竭家所有衣服財物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父有勳王室今之盡忠吾分內事也況身守此土當死生以之餘不足恤矣頃之賊至圍城亘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嘉挽弓射其呼者中左頰墮馬死賊稍引退嘉遂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事聞贈河南江北行省左丞追封太



原郡公諡忠烈嘉之守廣寧也招集義兵數千教以坐
倫進退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故東方諸郡糧富兵精稱
嘉為最 察罕特穆爾舊倫察罕帖木耳今改命樞密院判官陳
秉直班布爾實舊倫八不沙今改將兵二萬守冀寧乙卯方
國珍遣使奉書獻金帶于吳先是吳國公遣典籤劉辰
招諭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竝起
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
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
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隨辰來獻金綺
于是復遣使報之然國珍雖納款其實陰持兩端也

戊午吳雄鋒翼元帥王遇成孫茂先率兵攻臨安縣張
士誠遣其右丞李伯昇來援茂先擊敗之伯昇斂兵退
守茂先攻之不下引兵還僉院胡大海攻諸暨守將戰
敗宵遁萬戶沈勝以眾降遂改諸暨州為諸全州嵎縣
萬戶郝原請降于吳 二月甲子朔張士誠復攻江陰
戰艦蔽江而下吳守將吳良禦之戒諸將勿輕動頃之
士誠兵陳于江濱良命弟禎率一軍出北門與戰鋒纔
交復遣元帥王子明率壯士出南門合擊之士誠不能
支遂敗溺死甚眾 癸酉吳將邵榮攻湖州屢敗張士
誠兵其將李伯昇斂兵退守攻之弗克乃還屯臨安

辛巳樞密副使多爾濟

舊伦朵兒只今改

以賊犯順寧命張立

將精銳由紫荆關出討鴉鵲由北口出迎敵

甲申叛

將梁炳攻辰州守將和尚擊敗之以和尚為湖廣行省

參知政事賊由飛狐靈邱犯蔚州庚寅御史臺言

先是召募義兵用鈔銀一百四十萬錠多近侍權倖冒

名關支率為虛數請命軍士凡已領官錢者立限出征

詔從之已而不果行是月詔博囉特穆爾

舊伦字羅帖木兒今

改移兵鎮大同以為京師捍蔽置大都督兵農司仍

置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博囉特穆爾領之所在侵奪

民田不勝其擾

台哈布哈舊伦太不花今改

之潰兵數萬掠

山西察罕特穆爾遣陳秉直分兵駐榆次招撫之其首

領悉送河南屯種三月癸巳朔陳友諒遣兵由信州

略衢州復遣兵陷襄陽路甲午吳下令宥獄囚辛

丑京城北兵馬司指揮周哈喇岱

舊伦哈刺歹今改

與林知和

等謀叛事覺伏誅丁巳張士誠兵攻建德吳將朱文

忠禦之于東門使別將潛出小北門間道過鮑婆嶺由

碧鷄塢繞出其陳後來擊大破之方國珍遣郎中張

本仁以温台慶元三路獻于吳且以其次子關為質吳

國公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不信變而為質

子此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

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關後改名明完。陳友諒遣部將趙普勝寇寧國太平縣，江南總制胡惟賢命萬戶陳允同義士江炳叔率鄉兵五千擊敗之。普勝復寇陵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于柵江口，復破走之。壬戌，詔定科舉流寓人名額。蒙古色目南人各十五名，漢人二十名。夏四月癸亥朔，汾水暴漲，賊陷金復等州。司徒知樞密院事佛嘉努舊佛家奴調兵平之。甲子，毛貴爲趙君用所殺。帝以天下多故，詔卻天壽節朝賀。皇太子及羣臣屢請舉行

如故，帝不聽。曰：俟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無復言。癸酉，吳兵復池州。初，趙普勝既陷池州，令別將守之，而自據樅陽水寨，數往來寇掠境上。元帥徐達患其侵軼，遣院判俞通海等擊敗之，俘其將趙牛兒等。普勝棄舟走陸，又擒其部將洪鈞等，并獲艨艟數百艘，遂復池州。吳僉院胡大海率元帥王玉等攻紹興軍，至蔣家渡，遇張士誠兵，擊敗之，獲戰艦五十餘。又連戰于三山斗門、白塔寺，皆捷。擒士誠卒五十餘人，恐其叛，悉斬于雙溪之上。張士誠復攻建德，駐兵大浪灘。吳將朱文忠遣兵由烏龍嶺循胥口而上，擊破之。庚辰，吳叛將陳

保二寇立興守臣楊國拒戰擒保二檻送寧越伏誅

張士誠復遣兵爭建德據分水嶺朱文忠遣元帥何世

明擊破其營 丁亥張士誠兵擊常州守將湯和擊敗

之 已丑賊陷寧夏路遂略靈武等處 張士誠將李

伯昇攻婺源吳將孫茂先擊敗之 五月壬辰朔以陝

西行臺御史大夫鄂勒哲特穆爾舊倫完者帖木兒今改為陝西

行臺左丞相便立行事 丁酉皇太子奏請巡北邊以

撫綏軍民御史臺臣上疏固留詔從之 先是中書左

丞成遵言宋自景祐以來百五十年雖無兵禍常設寓

試名額以待四方游士今淮南河南山東四川遼陽及

江南各省所屬州縣避兵士民會集京師如依前代故

事別設流寓鄉試之科令避兵士民就試添差試官別

為考核依各處元額選合格者充之則無遺賢之患矣

禮部議寓試解額依元額減半既而福建鄉試取江西

流寓者十五人察罕特穆爾又請河南舉人及避兵儒

士不拘籍貫依河南元額就陝州應試從之 辛亥吳

國公將還建康召胡大海于紹興既至諭之以寧越為

浙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以爾為才故特命爾守其

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巴延布哈舊倫伯顏不花今改

在衢州其人多智術舒穆魯伊遜舊倫石抹宜孫今改守處州善

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
宜與常遇春同心協力伺間取之此三人皆勅敵不可
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句樂鳳綜
理錢糧軍務事未幾有三人稱趙宋子孫請再命大海
攻紹興願爲內應吳國公知其詐命法司拷問乃張士
誠使爲間并其家屬誅之 山東河東河南及關中等
處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大饑 察
罕特穆爾圖復汴梁是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
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
竝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

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特穆
爾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劉福通屢出戰
戰輒敗遂嬰城以守察罕特穆爾乃夜伏兵城南旦日
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福通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
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敵敵出爭之弱卒
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眾福通自是不敢
出 先是陳友諒弟友德營于信州城東繞城植木柵
急攻之巴延布哈德濟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
不少衰有大呼于城下者曰有詔參謀該里丹舊倫海
魯丁今改臨城問何來曰江西來該里丹曰如此乃賊耳吾大

元臣子豈受爾僞詔汝不聞張睢陽事乎僞使者不答而去時軍民唯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鞞底煮食之又盡羅掘鼠雀及殺老弱以食然猶出兵大破賊六月王奉國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巴延布哈德濟登城麾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支萬戶顧馬兒以城叛城遂陷席閏出降大聖努該里丹皆死之巴延布哈德濟力戰不勝遂自刎部將蔡誠盡殺妻子與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廣爲奉國所執愛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寧爲忠死不爲降生汝等草中一盜爾吾豈屈汝乎奉國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絕時義兵陳受戰敗爲賊所擒亦

痛罵不屈賊焚之先是巴延布哈德濟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所念者太夫人耳即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死何憾巴延布哈德濟因命子額森布哈奉其母問道入福建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謚曰桓毅甲子張士誠將呂珍圍諸全州胡大海自寧越率兵救之珍堰水以灌城大海奪堰反以灌珍珍勢蹙乃于馬上折箭求解兵大海許之王愷謂大海曰彼猾賊難信不如因而擊之可大勝也大海曰吾已許人而背之不信縱其去

而擊之不武遂引兵還。是月吳僉院俞通海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吳國公曰。普勝勇而無謀。陳友諒挾主以令眾。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頗通術數。常為普勝畫策。普勝倚為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于是厚待客。客喜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生平所為。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說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知。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秋七月壬辰朔。以遼陽賊勢張甚。起前中書右丞相縛斯戡。

舊倫搠思監今改

為遼陽行省左丞相。偃宜行事。

乙巳。吳同

僉樞密院常遇春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之以登。又于大西門。大南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守臣廉訪使宋巴延布哈等悉力備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架千斤稱。鉤懶龍爪。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以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窺城毀其所架礮。督將士攻圍益急。戊申。命國王囊嘉特。舊倫囊加奴今改中書平章政事佛嘉努。舊倫佛家額森布哈。舊倫也先不花今改知樞密院事赫魯。舊倫黑等統領特默齊。

舊倫撲馬赤今改

軍進征遼陽

趙君用既殺毛貴貴黨續繼

祖自遼陽入益都丙辰殺趙君用遂與其所部自相讐

敵彭早住不知其所終是月以張士信為江浙行省

平章政事八月辛酉朔倪文俊餘黨陷歸州庚午

吳將朱文遜秦友諒攻無為州取之察罕特穆爾謀

知汴梁城中食且盡乃與諸將閻思孝李克彝虎林赤

等議分門而攻戊寅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

之劉福通奉其主小明王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仍據

安豐獲偽后及賊妻子數萬偽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

無筭全居民二十萬軍無所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

悉定獻捷京師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

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仍優宥行事詔告天

下察罕特穆爾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

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

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已

卯蝗自河北飛渡汴梁倉田禾盡九月癸巳以中書

平章政事特哩特穆爾

舊倫帖里帖木兒今改

為陝西行省左丞

相優宥行事吳奉國上將軍徐達僉院張德勝率兵

自無為州登陸夜至浮山寨敗趙普勝別將于青山追

至潛山陳友諒遣參政郭泰渡沙河逆戰德勝復大破

之斬郭泰遂克潛山命將守之 乙未陳友諒殺其將
 趙普勝初友諒既忌普勝又有言普勝欲歸吳者及是
 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為期自至
 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且燒羊出迎
 于鴈汊登舟見友諒友諒遂執而殺之併其軍 乙巳
 以湖南北浙東西四道廉訪司之地皆陷詔任其所僂
 之地置司 丙午夜白虹貫天 丁未吳取衢州路時
 常遇春圍城兩月餘攻擊無虛日樞密院判張斌度不
 能守密遣其下約降是夕斌潛出小西門迎吳軍入城
 宋巴延布哈不知其降猶督兵拒戰俄而城中火起遇

春等入城眾遂潰總管馮浩赴水死宋巴延布哈及院

判都尼

舊作朶粘今改

等被執改衢州路為龍游府進遇春僉

樞密院

甲寅吳遣博士夏煜授方國珍福建行省平

章參政國珉僉樞密分院事各給符印仍以所部兵馬

城守候命征討煜至慶元國珍欲不受業已降欲受之

又恐見制乃詐稱疾但受平章印告老不任職遇使者

亦頗倨惟國珉開院署事

自中原悉亂江南漕久不

通至是河南始平乃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

舊作伯顏帖木

兒今戶部尚書曹履亨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

糧巴延等至杭州傳詔令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實特

穆爾

舊倫達識帖睦爾今改

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

入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巴延

往來開諭二人乃奉詔冬十月庚申朔詔京師十一

門皆築甕城造吊橋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

事壬申吳元帥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卒于軍廷

玉僉院通海之父也張士誠兵攻江陰吳守將吳良

遣萬戶聶貴蔡顯率眾間道出無錫三山絕其後士誠

兵遁去張士信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州城分爲三

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糧遠役而督事長吏復藉之酷斂

鞭扑箠楚死者相望自七月興工至是月始畢僚屬爲

立碑以紀功初嘉興通判繆思恭嘗張士信來攻楊鄂

勒哲命典火攻官軍大捷及是城杭州士信檄思恭統

所屬工徒就役欲乘此僇辱之俾治西北面數十百丈

思恭每佗則先人止則後眾勞來督罰殊得眾心視他

所築倍堅好士信亦無奈何一日巡工至其所日已暮

而工猶未輟士信日日入而息何獨勞民如此思恭曰

平章禮絕百司猶日夕敬其王事況小民敢偷餘晷士

信曰此人口利如錐何怪杉青牖畔烈烈偏人思恭曰

今幸太尉革面國家偕此得成獎順之典若念杉青之

役猶懼不力縱逸平章耳士信曰別駕好將息言及杉

青猶使人肉跳不止。十一月壬寅，吳兵取處州路。初，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舒穆魯伊遜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以守處州。吳國公旣定寧越，卽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至是，僉院胡大海帥師入境，伊遜追元帥葉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賢、照磨陳安屯樊嶺。元帥胡濙守龍泉，以拒敵。久之，右司郎中劉基棄官而歸。伊遜無可與謀者，將士怠弛，皆無鬪志。大海乃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連拔桃花嶺、葛渡二砦，進薄城下。伊遜戰敗，棄城走。將士皆潰散，遂克處州。胡大海部將繆美分兵略定諸縣。

得葉瑛使諭胡濙曰：「吾王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力且去年爾之眾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險阻偷生，旦夕何如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濙然之，乃出降。龍泉慶元皆平。戊申，陳友諒兵陷杉關。十二月甲子，張士誠以分水之敗，復遣其將據新城、三溪，結寨數出寇掠。吳元帥何世明擊破之，斬其將，分水兵潰去。自是士誠不敢窺嚴婺。戊辰，吳國公命僉院常遇春帥師攻杭州。杭民尚奢侈，無蓄積，城門旣閉，米旋盡，糟糠與米價等。旣而糟糠亦盡，以油車糠餅搗屑啖之，餓死者十六

七 知樞密院事烏蘭哈達舊倫兀良哈台今改領台哈布哈軍

其所部方托克托舊倫方脫與弟方巴特穆爾舊倫方伯帖木

兒今改時保遼州烏蘭哈達屯孟州是月與察罕特穆爾

部將班布爾實等交兵已而烏蘭哈達獨引達勒達軍

還京師方托克托等乃從察罕特穆爾先是陳友諒

破龍興其僞主徐壽輝欲徙居之友諒恐其來不利于

已遣人尼其行壽輝不得已而止至是壽輝復欲往友

諒仍遣人止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行次江州友諒

陽遣使出迎而陰伏兵于城西門外壽輝既入門閉伏

發盡殺其部屬以江州為都奉壽輝居之友諒自稱漢

王立王府于城西隅置官屬自此事權一歸于友諒壽

輝但擁虛位而已上都宮闕既廢是歲以後帝不復

時巡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

臨決皇后奇氏乃謀內禪遣資政院使保布哈舊倫朴不花今

改諭意于丞相泰費音泰費音不答皇后又召泰費音

至宮中舉酒申前意泰費音終依違而已太子欲去之

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噶舊倫鈕的該今改聞而歎曰善人國之

紀也苟去之國將何賴乎數于帝前左右之故太子之

志不得逞會努都爾噶卒太子遂決意去泰費音以中

書左丞成遵及參知政事趙中皆泰費音所用兩人去

則泰費音之黨孤于是監察御史邁珠舊倫買僧格實住今改

哩舊倫桑哥失里今改承望風旨喉寶抵縣尹鄧守禮弟子初等

誣告遵中與參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賊太子命御史臺

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使成獄遵等皆杖死中外

冤之泰費音知勢不可留數以疾辭位後數年御史臺

臣辯明遵等誣枉詔給還所授宣敕初江南行臺御

史大夫納琳舊倫納琳今改赴召由海道入朝抵黑水洋阻風

而還至是復由海道趨直沽山東俞寶率戰艦斷糧道

納琳命其子安安及同舟人拒之破其眾于海口遂抵

京師帝遣使勞以上尊皇太子亦饋酒脯而納琳感疾

日亟卒于通州年七十有九京師有鴟鴞百羣夜鳴

至曉連月乃止居庸關子規啼錢清場鹽司會稽楊

維禎遷江西儒學提舉未上值兵亂避地杭州張士誠

聞其名欲見之維禎謝不往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略

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

一辭以閣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

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于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姦貪

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為者也然賢

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

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于忠人

楊維禎復書張士誠侃正論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十五 七

不承制出納國廩不輸受降人不疑任私臣而復貳也
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況
爲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之守
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之親族姻黨
者無祿養之法有行位之權矣有假佞以爲忠者有託
詐以爲直者有飾貪虐以爲廉良者閣下信佞爲忠則
斬尚用矣信詐爲直則趙高用矣信貪虐爲廉良則蹠
躋者進隨夷者退矣又有某繡使拜寇而乞生某太守
望敵而先退閣下禮之爲好人養之爲大老則死節之
人少賣國之人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

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破切政柄規
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爲之時有可乘之
勢而訖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爲閣下計者少而爲身
謀者多也閣下身犯六畏釁隙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
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于小安而無長慮東南
豪傑又何望乎僕旣老且病爵祿不干于閣下惟以東
南切望于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
伯可以爲錢鏐大伯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
鹿復上姑蘇臺始憶維禎之言於乎晚矣厭惡其切直
目爲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達實特穆爾爲保障

而納賄不已。維禎上書諷之。由是不合。久之乃徙居松江。

至正二十年春正月己丑朔。察罕特穆爾請以鞏縣改

立軍州。萬戶府招民屯種從之。御史大夫魯達實舊

老的沙中丞耀珠舊奏。今後各處從宜行事。官員

毋得陰挾私讐。明為舉索。輒將風憲官吏擅自遷除。侵

擾行事。沮壞臺綱從之。己亥夏。煜自慶元還建康。言

方國珍姦詐狀。非兵威無以服之。吳國公曰。吾方致力

姑蘇。未暇與校。乃遣都事楊憲傅仲章往諭之。曰。及今

能滌心改過。不負初心。則三郡之地庶幾可保。不然。吾

恐汝兄弟敗。妻子為僇。徒為人所指笑也。國珍不省。

癸卯大寧路陷。乙卯會試舉人知貢舉平章政事

巴特瑪實哩舊同知貢舉翰林學士承旨李好

文。禮部尚書許從宗。考試官國子祭酒張翥等言。舊例

各處鄉試舉人。三年一次取三百名。會試取一百名。今

歲鄉試所取比前數少。止有八十八名。會試三分內取

一分。合取三十名。請于三十名外添取五名從之。是

月張士誠破濠州。遣其將李濟據之。尋又破泗。徐邳等

州。二月戊午朔。中書左丞相泰費音罷。為太保。俾養

疾于家。御史臺言。時事艱危。正賴賢材。宏濟泰費音以

師保兼相職為宜帝不能從會陽翟王勒呼木特穆爾舊倫阿魯輝帖木兒今改倡亂騷動北邊勢逼上都皇太子乃言於

帝命泰費音畱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泰費音遂往有

同知太常院事托歡舊倫脫歡今改者泰費音子額森呼圖克

舊倫也先忽都今改故將也聞陽翟王將至乃引兵縛王至軍前

泰費音不受令生致闕下北邊遂寧初努都爾噶臥病

謂人曰我疾固不起而泰費音亦不能久于位可歎也

至是其言乃驗庚申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遣古田

縣尹林文廣以書納款于吳時義兵萬戶賽甫鼎阿里

密鼎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邵武汀州延平諸郡

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知國勢不振故遣文

廣由海道來納款而福清州同知張希伯亦遣人請降

吳國公皆厚賞之遣還招諭是月吳將徐達克高郵

尋復失之三月戊子朔田豐陷保定路慧見東方

吳改淮海翼為江南等處分樞密院以繆大亨同僉

院事總制軍民大亨有治才寬厚不撓多惠愛及人至

于禁戢暴強剖折獄訟皆當其情民皆悅之甲午廷

試進士三十五人賜邁珠魏元禮等及第出身有差

乙巳冀寧路陷壬子復拜遼陽行省左丞相綽斯戩

為中書右丞相時帝益厭政而宦者依布哈乘間用事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十五 七

爲奸利，綽斯戩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是月，吳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瑛、金華宋濂至建康。初，吳國公至婺州，召見濂及克處州胡大海薦基等四人，即遣使以書幣徵之。時總制孫炎先奉命聘基，使者再往反不起。炎爲書數千言，陳天命以諭基，基乃與三人者同至。入見，吳國公甚喜，賜坐，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分爭，何時定乎？」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公稱善。基陳時務十八事，且言明公因天下之亂崛起草昧間，尺土一民無所憑，俗名號甚光明，行事甚順應，此王

師也。我有兩敵，陳友諒居西，張士誠居東，友諒包饒信，跨荆襄，幾天下半，而士誠僅有邊海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淮揚，首鼠竄伏，陰欲背元陽，則附之，此守虜耳，無能爲也。友諒劫君而脅其下，下皆乖怨，性剽悍，輕死，難以其國嘗人之鋒，然實數戰，民疲，下乖，則不驩，民疲則不傅，故漢易取也。夫攫獸先猛，擒賊先強，今日之計，莫若先伐漢，漢地廣大，得漢，天下之形成矣。吳國公大悅，曰：「先生有至計，毋惜盡言。」於是設禮賢館，以處基等。寵禮甚至。吳國公嘗問郎中陶安曰：「此四人者，於汝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

瑛公然之復多其能讓攷異劉基行狀云公與魯道元

有異雲起西北二人以為慶雲將賦詩公大言曰天子

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我當輔之此說為明人

所盛傳朱檢討彝尊靜志居詩話辨其事曰劉誠意在

元時有和王文明絕句云夜涼月白西湖水坐看三台

上將星好事者遂傳會之謂公望西湖雲氣謂坐客云

後十年有帝者起吾當輔之此矣也當公羈管紹興時

感憤至欲自殺門人錫里實抱持之得不死明初既定

婺州猶佐舒穆魯伊遜拒守是豈預自負身為佐命者

耶以元明間事合考之朱說得其 吳國公召常遇春

實矣今參用遜志齋集孫炎傳

于杭州遇春之出師也吳國公戒之曰克敵在勇全勝

在謀魯關羽號萬人敵為呂蒙所破為無謀也爾宜深

戒之及攻杭州戰數不利故召還 夏四月庚申命大

司農司都事樂元臣招諭田豐至其軍為豐所害 辛

未僉行樞密院事張居敬復興中州 五月丁亥朔日

有倉之雨雹 乙未陳友諒將羅忠顯陷辰州 是月

張士誠海運糧十一萬石至京師由是方面之權悉歸

士誠丞相達實特穆爾尸位而已 陳友諒兵攻池州

吳將徐達等擊敗之初友諒既殺趙普勝即有窺池州

之意吳國公察知之遣使謂達與常遇春曰友諒兵旦

暮且至爾當以五千人守城遣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彼

兵臨城城上揚旗鳴鼓發伏兵往絕其後破之必矣至

是友諒兵果至其鋒甚銳直造城下城上揚旗鳴鼓伏

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

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遇春曰：「此皆勦敵，不殺爲後患，達不可以狀聞。」吳國公遣使諭諸將釋之，而遇春先以夜阬殺之，止存三百人。吳國公聞之，不憚命悉放還。閏月丙辰朔，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樞密院判花雲與朱文遜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遜死之，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迫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斫爾爲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斫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賊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爲友諒所執，亦抗

罵不屈，皆死之。雲自濠州隸麾下，每戰輒立奇功，因命宿衛，常在左右。至是出守太平，遂死于難。年三十九。妻郃氏一子煒，生始三歲，戰方急，郃氏會家人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夫死，吾寧獨生。然花氏惟此一兒，爲我善護之。」雲被執，郃氏赴水死。文遜吳國公養子也。瑗，饒州樂平人。鼎初爲院判儀真，趙忠養子，襲忠職守太平，尋復姓王氏。至是與雲竝死于難。戊午，陳友諒殺其主徐壽輝而自立。友諒之攻太平也，挾壽輝以行。及太平旣陷，急謀僭竊，乃于采石舟中使人詣壽輝前，佯爲白事，令壯士持鐵鎚自後擊之，碎其

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張定邊為太尉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冠服皆濡

濕略無儀節

攷異友諒殺主在太平陷後元史順帝紀以其事繫五月丁亥朔日會之下誤也今

從明史太祖紀及陳友諒傳

庚申陳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

康士誠未報友諒自采石引舟師東下建康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言決死一戰戰不勝走未晚也獨劉基張曰不言吳國公心非諸將議召基入內問計基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公曰先生計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

不克明公若傾府庫以開士怒至誠以固人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公意益決或議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公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浹固陸攻必不破彼以巨艦乘城故陷今彼據上游舟師十倍於我猝難復也或勸自將迎擊公曰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而以舟師順流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引還已窮日矣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良策也乃馳諭胡大海以兵擣信州以牽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命公曰汝舊與友諒游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今佯書偽

降約爲內應且招之速來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閹舊嘗事友諒使齎書往必信公以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更速之公曰二寇合吾何以支惟速其來而先破之則士誠膽落矣閹者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康公今何在閹者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至則呼老康爲驗閹者諾歸具以告公喜曰賊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夜撤江東橋易以鐵石比旦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卽令張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以守之命馮

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公總大軍屯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于山之左偃赤幟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舟師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二舟入友諒以舟不得竝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者知見給卽與其弟友仁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公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欲戰公曰天將雨諸軍且就

倉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人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而雨止。命發鼓，鼓大震，黃幟舉。國勝遇春伏兵起，達兵亦至。德勝、虎舟師竝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潰。兵走登舟，值潮退，舟膠淺，猝不能動。殺溺死無筭，俘其卒二萬餘。其將張志雄、梁鉉、喻興、劉世衍等皆降，獲巨艦百餘艘。友諒乘別舸脫走，得茂才書於其所棄舟，臥席下。公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志雄本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鬪志。及降，言于公曰：「友諒之東下，盡撤安慶

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旣敗走，安慶無守禦者。」公乃遣達、國勝、德勝等追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戰，德勝死。國勝以五翼軍蹙之。友諒與張定邊出阜旗軍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棄太平遁去。達追至池州而還。余某遂取安慶守之。友諒還至江州，據以爲都。德勝，廬州梁縣人也。戊寅，吳兵取信州。路初，吳國公命胡大海搗信州。大海遣元帥葛俊率兵往，道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旣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

軍以臨之不可。今偏師嘗敵，設若挫衄，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衢，先驛騷矣。大海然之，乃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大海擊敗之。督兵攻城，守者不能禦，眾潰。遂克之。先是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于民，名之曰寨糧，民甚病焉。大海以聞，公亟命罷之。吳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吳國公命長子標從受經學。濂首以文學受知，恒侍公左右。嘗命講春秋，左氏傳濂進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六月己丑，命博囉特穆爾部將方托克托守禦嵐興、保德等州。又詔今後察罕特穆爾與博囉特穆爾部將毋得互相越境侵犯所守地，因而讐殺。方托克托不得出嵐興界，察罕特穆爾亦不得侵其地。辛亥，吳夏築太平城。初，太平城俯瞰姑溪，故陳友諒舟師得緣尾攀堞而登。至是常遇春復太平，乃移城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置樓堞，守禦遂固。婺州之失也。舒穆魯伊遜之母爲吳將所獲，令其弟以書招伊遜。伊遜不至，及破處州，伊遜將數十騎出走。至建寧，聚兵欲圖恢復，而所至人心已散。知事不可爲，歎曰：處州吾所守也，今吾勢窮無所往，不如還處州。死亦爲處州鬼耳。遂以兵攻慶元，耿再成擊敗之。伊遜眾潰，走竹口，欲還福

建道經桃花坑為鄉兵所邀擊伊遜力戰死其部將李文彥收葬其屍孫炎以聞吳國公嘉其盡忠死事遣使祭之復處州民所立生祠 張士誠遣其將呂珍率舟師自太湖入陳瀆港分兵三路攻長興吳守將耿炳文親率精兵擊敗之獲甲仗船艦甚眾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六

遷去第部書纂錄京都御總督湖北湖學處地方事務兼理勸世襲一等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三十四

起上章困敦七月盡元貳攝提格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年秋七月辛酉博囉特穆爾敗賊王士誠于臺州 乙丑陳友諒浮梁守將于光等以其縣降于吳 乙亥詔博囉特穆爾總領達勒達漢兒軍馬為總兵官仍便宜行事 八月戊子命博囉特穆爾守石嶺關以北察罕特穆爾守石嶺關以南 乙未永平路陷 甲辰詔諸處所在權攝官員專務漁獵百姓今後非朝

廷允許不得之任 庚戌詔江浙行省左丞相達實特

穆爾加太尉兼知江浙行樞密院事提調行宣政院事

便宜行事 九月乙卯朔詔遣參知政事額森布哈

舊也先不舊等往諭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令講和時博

囉特穆爾調兵自石嶺關直抵冀寧圍其城三日復退

屯交城察罕特穆爾調參政閻奉先引兵與戰已而各

于石嶺關南北守禦 壬戌賊陷孟州又陷趙州攻真

定路 癸未賊復犯上都右丞孟克特穆爾

舊帖木兒今改引兵擊之敗績 僉山南道肅政廉訪司張楨嘗劾

額森布哈及樞密院副使托克托穆爾

侍御史努努舊奴今改弄權誤國之罪不報及額森布哈

等受和解之命見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方構兵中

道遷延不進楨又言額森布哈等貪懦庸鄙苟懷自安

無憂國致身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

之大事謂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懼枉道延安以西

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

地實奉使者之所致也宜急拯之以救時危亦不報楨

乃慨然歎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結茅安邑山谷

間不復言時事

攷異元史張楨傳楨疏劾額森布哈等往諭博囉特穆爾等自在二十年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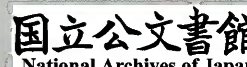
傳文誤衍一字也今從本紀改正是月張士誠兵

諸將相仇自白所死
如後漢包實如字
張占身死但得朝廷
焉與年令博囉察
平相繼而大臣其
道三多宜集左右以
私圖者奇貨



侵諸全吳元帥袁實戰死。黃岡人歐普祥故徐壽輝將也。性殘暴。所過室廬皆焚蕩。俘掠無遺。壽輝使守袁州。陳友諒弒壽輝。徵兵于普祥。普祥不聽其節制。乃以袁州降于吳。友諒聞之。遣其弟友仁攻袁州。普祥與部將劉仁黃彬擊敗其眾。獲友仁。鞭而囚之。友諒懼。遣其太師鄒普勝與普祥和約。各守其境。普祥乃釋友仁歸。冬十月甲申。以張良弼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討南陽襄樊。詔博囉特穆爾守冀寧。博囉特穆爾遣保保等倍道趨之。守者不納。己亥。察罕特穆爾遣陳秉直等以兵攻博囉特穆爾之軍于冀寧。博囉特穆爾軍戰敗。

時詔以冀寧畀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以為用兵數年。惟藉冀晉給其軍。以致盛強。苟與之。則彼得以足兵足食而已。無以為資。乃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就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再遣班布爾實舊倫八不沙今改以兵援之。班布爾實謂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王命察罕特穆爾怒殺之。十一月甲寅朔。黃河清。凡三日。博囉特穆爾以兵侵汾州。察罕特穆爾拒之。癸酉。賊犯易州。十二月辛卯。廣平路陷。吳國公復遣夏煜以書諭方國珍。是歲。陽翟王勒呼木特穆爾舊倫阿魯輝帖木兒今改擁兵數十萬屯于穆爾古楚舊倫木兒古徹兀今改。



高麗國不之擇重
以女為國名吉則
良也今之殺賊不以兵
而以女開劉三魁皆
登復仇之道非端也

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
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帝遣報之曰天命有
在汝欲為則為之命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舊倫禿
堅帖木
兒今等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圖沁特穆爾走上都
關先生沙劉二破頭潘兵入高麗王王都出奔耽羅
其臣納女請降將校皆以女子配之軍士遂與高麗為
姻婭恣情往來高麗人因各藏其馬一夕傳王令除高
麗聲音者不殺其餘竝殺之關先生沙劉二皆死惟破
頭潘及裨將左李率輕騎萬人從間道直走西京降博
囉特穆爾聽其調遣後乃降于庫庫特穆爾

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赦天下 命中書平章

政事達實特穆爾舊倫答失帖
木兒今改參知政事七十往諭博

囉特穆爾罷兵還鎮復遣使往諭察罕特穆爾亦令罷

兵而丞相綽斯戩舊倫搠思
監今改與資正院使保布哈舊倫
朴不

花今贖貨無厭視南北兩家賂遺厚薄而啗之以密旨

南之賂厚則曰密旨令汝併北北之賂厚則曰令汝併

南由是構怨日深兵終不解 乙丑河南賊犯杞縣察

罕特穆爾討平之 丁卯李思齊進兵平伏羌等縣

吳院判朱亮祖率兵擊陳友諒平章王溥于饒州安仁

之石港不利而還 吳元帥朱文輝及饒州降將余椿

等引兵次池之建德令元帥羅友賢攻東流賊壘擒其將李茂仲文輝又追襲其守將趙同僉走之 二月甲

申同僉樞密院事特哩特穆爾

舊倫迭里帖木兒今改

復永平灤

州等處 吳改樞密分院為中書分省始議立鹽法置

局設官以掌之令商人販鬻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資軍

餉 己丑察罕特穆爾駐兵霍州攻博囉特穆爾 己

亥吳置寶源局于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使與歷代錢

兼行以四百為一貫四貫為一兩四文為一錢其物貨

價值一從民便 丙午吳議立茶法凡產茶郡縣竝令

征之其法官給茶引付諸產茶郡縣凡商人買茶具數

赴官納錢請引方許出境貿易每茶一百斤輸錢二百

郡縣籍記商人姓名以憑勾稽 巴特勒布哈

舊倫八撒刺不

花今

以廉訪使久居廣東專恣自用詔以鄂勒哲圖

舊倫

完者篤

等為廉訪司官而除巴特勒布哈為江南行臺

侍御史巴特勒布哈不受命盡殺鄂勒哲圖等唯廉訪

使董鑰哀請得免 三月癸酉察罕特穆爾調兵討永

城縣又駐兵宿州擒賊將梁綿住 泗州守將薛顯以

城降于吳 先是吳遣夏煜往諭方國珍戊寅國珍使

者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輿獻吳國公曰吾今有事四

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粟米布帛其它玩寶非所

好也。卻其獻。是月，張士誠海運糧十一萬石至京師。

博囉特穆爾罷兵還，遣圖魯卜舊倫脫列伯今改等引兵據

延安，以謀入陝。張良弼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于

察罕特穆爾。良弼又陰結陝西行省平章定珠、聽丞相

特哩特穆爾舊倫帖里帖木兒今改，調遣營于鹿臺。察罕特穆爾

聞而銜之。夏四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以張良弼為

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察罕特穆爾遣其子副詹事庫

庫特穆爾舊倫擴廓帖木兒今改，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定約，

遂不復疑庫庫。本察罕甥也。姓王氏，名保保。察罕養以

為子。五月，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

敗之。乙亥，察罕特穆爾以兵侵博囉特穆爾所守之

地。是月，李武、崔德等降于李思齊。吳命同僉朱文

忠城嚴州。時杭州為張士誠所據，距嚴密邇，故築城為

守備。陳友諒將李明道犯信州，聞吳將胡大海在浙

東，懼其來援，乃遣兵據玉山之草坪鎮，以拒敵。夏，德潤

出兵爭之，戰死。六月乙未，熒惑歲星太白聚于翼。

察罕特穆爾謀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

于賊，欲總兵討之。七月丙申，輿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

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

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竝進，而自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十六 六

王保二

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丙午吳雄鋒翼元帥王思義克鄱陽之利陽鎮遂會鄧愈兵攻浮梁。李明道攻信州益急吳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于胡大海大海即帥兵由靈溪以進德濟乃引兵出城與明道戰大海縱兵夾擊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送朱文忠漢二溥之弟也文忠令爲書以招溥復送之建康吳國公皆仍其舊職用爲鄉道以取江西。秋七月甲子吳國公以都事范常爲太平府知府諭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民數罹兵革疲勞甚矣當有以安集之使各得所常之官興學恤民以簡易爲治官廩有穀數千石請以給民乏種者秋稔輸官公私俱足。己巳忻州西北有赤氣蔽天如血。壬申陳友諒知院張定邊陷安慶吳守將余某戰敗奔還建康吳國公怒斬之。八月甲申吳將鄧愈克浮梁陳友諒守將侯邦佐等棄城走院判于光復攻樂平州友諒總管蕭明率眾拒戰光擊敗擒之遂克樂平。吳將胡大海率兵攻紹興部將張英恃勇輕進至城下遇伏被執死之大海圍城久不下乃引還。乙酉大同路北方夜有赤氣蔽天移時方散。先是朱文忠送李明道至吳國公問陳氏何如明道具言友諒

弑主將士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眾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公遂決意伐之召諭諸將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于公曰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師勝之兆也公於是命徐達常遇春等先發庚寅親乘龍驤巨艦率舟師溯流而上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公以陸兵疑之乃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遂復安慶長驅至小孤山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命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公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獲其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公入江州復遣達進兵追之達聞友諒欲出沔陽戰艦來拒戰乃屯沌口以遏之甲辰吳遣兵攻南康克之改爲西寧府又分遣將士略各城之未下者東流蘄黃廣濟饒州相繼降是月察罕特穆爾率師至鹽河遣庫庫特穆爾及諸將閻思孝等會關係浩爾齊舊倫虎林赤今改軍由東阿造浮橋以濟賊以二萬餘眾奪之關係浩爾齊且戰且渡遂拔長清以精卒五萬擣東平東平僞丞相田

豐遣崔世英等出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城下察罕特穆爾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與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令豐爲前鋒從大軍東討時察罕特穆爾猶未渡河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特穆爾分遣奇兵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邱及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大敗之棣州俞寶東昌楊誠皆降魯地悉定吳國公聞之遣使與察罕特穆爾通好謂左右曰察罕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博囉兵爭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之爲乎又聞其好名如田豐

爲人傾側察罕待如心腹則闇于知人矣古之名將洞察幾微智謀宏遠使人不可測度察罕豈知此乎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所處何如然後議之九月辛亥陳友諒建昌守將王溥等降于吳甲寅吳星源翼判官俞茂攻德興克之戊午陽翟王勒呼木特穆爾伏誅壬戌四川賊兵陷東川郡縣李思齊調兵擊之壬申命博囉特穆爾于保定以東河間以南從便屯種是月命兵部尚書齊齊克布哈舊作徹徹不花今改侍郎韓祺徵海運糧于張士誠蜀劉楨密言于明玉珍曰西蜀形勝東有瞿唐北有劔閣沃野千里自遭青巾之虐人

物彫耗大王撫有之休養傷殘之民用賢治兵可以立不世之業當于此時稱大號以係人心玉珍駭然曰此非我敢望也楨曰大王所部皆四方之人若謙讓猶豫一旦將士思鄉土瓦解星散大王誰與建國乎玉珍猶不聽已而楨復言之玉珍乃謀以明年僭號冬十月察罕特穆爾進兵逼濟南城齊河禹城皆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濟南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特穆爾令參政陳秉直劉珪守禦河南而自駐山東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竝進賊悉力拒守察罕特穆爾復掘重塹築長圍遶南洋河以灌城中城中益困十一月戊午吳國公命參政常遇春率兵救長興先是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以眾十餘萬攻長興水陸竝進城中兵少不能禦公在江州即命華高費聚等率三路兵往援而諸軍戰皆不利遂潰耿炳文嬰城固守左副元帥劉成出戰死于是敵復圍城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取土石填壕隍放火燒水關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公以圍久不解故復命遇春往救已未吳遣平章吳宏等攻撫州陳友諒右丞鄧克明

據城拒守。僉院鄧愈自臨川間道夜襲之。黎明至。兵由東西北三門入。克明單騎出南門走。自度不能免。乃詣愈降。愈留克明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往江州。見吳國公。愈以兵送之。至中途。克明逃歸新淦。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積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命祕書少監程徐祀之。甲戌。吳常遇春兵至長興。李伯昇棄營遁。遇春追擊。俘斬五千餘人。是月。察罕特穆爾李思齊遣兵圍鹿臺。攻張良。弼詔和解之。俾各還汛地。兵乃解。十二月己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遣宣使鄭仁傑詣

江州。納降于吳。仁傑言廷瑞之意。以將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既降之後。願不以改屬它人。吳國公有難色。劉基蹴所坐胡牀。公悟。乃許諾。以書報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明達也。又恐分轍所部屬。它將此足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士英才。得之四方多矣。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來者。嘗推赤心以待。隨其才任使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安。有轍其部伍。使人自疑。負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戮。猜忌若此。竟何所成。近建康龍灣之役。予所獲

長張梁鉉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竝膺厚賞。此數人者。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爲計。是歲。京師大饑。屯田成。收糧四十萬石。賜司農丞胡秉彝上尊金幣。以旌其功。

至正二十二年春正月辛亥。胡廷瑞得吳國公書。意遂決。遣其甥同僉康泰至江州降。甲寅。詔李思齊討四川。張良弼平襄漢。時兩軍不和。故有是命。吳國公以胡廷瑞等降。遂發九江如龍興。己未。師次樵舍。廷瑞與祝宗遣人齎陳氏所授丞相印及軍民糧儲之數來獻。辛酉。公至龍興。廷瑞宗率行省僚屬迎謁于新城門。公慰勞之。俾各仍舊職。壬戌。公入城。軍令肅然。民皆安堵。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開宴于滕王閣。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于西山。戊辰。築臺于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略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骨肉安全。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福也。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累。爾等各事本業。毋游

情毋佗非為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民。各保
 父母妻子。為吾良民。于是民皆感悅。建昌王溥饒州吳
 宏各率眾來見。袁州歐普祥遣其子文廣來見。公厚賜
 遣之。鄧克明既逃歸新淦。復收集舊部曲。仍肆劫掠。至
 是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為商賈。乘小舟至龍興城下。潛
 使人覘可否。為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明。公責其反覆。
 囚送建康。丁卯。詔以太尉鄂勒哲特穆爾舊倫完者
帖木兒今
改為陝西行省左丞相。仍命察罕特穆爾屯種于陝西。
 申諭李思齊張良弼等各以兵自效。以額森特穆爾舊
倫
也先帖木兒今改為中書右丞。辛未。寧州土官陳龍遣其弟

良平率分寧奉新通城靖安德安武寧六縣民兵降于
 吳。癸酉。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與其弟粹中
 詣龍興納款。吳國公以本立為西行省參政。萬中都元
 帥粹中行軍指揮。俾還守吉安。乙亥。陳友諒平章彭
 時中以龍泉降于吳。命仍其舊職。二月丁丑。朔。盜殺
 陝西行省右丞塔布岱舊倫答不
反今改。癸未。吳金華苗軍
 元帥蔣英劉震李福叛。殺守臣參政胡大海及郎中王
 愷。總管高子玉。初。大海下嚴州。震等自桐廬來降。大海
 喜其驍勇。畱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
 遇已厚。未忍發。福曰。舉大事。寧顧私恩乎。眾從之。以書

通衢處苗帥李佑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觀弩於八詠樓下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抽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復殺大海子關住執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愷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巖州告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掾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驅掠城中子女西走降于張

士誠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赴吳國公即命左司郎中楊元杲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鎮撫其民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不殺人、不掠人、婦女不焚人廬舍而已。乙酉彗見于危光、芒長丈餘、色青白。丁亥吳處州苗軍元帥李佑之、賀仁得等聞蔣英等已殺胡大海、亦佯亂、殺院判耿再成、都事孫炎、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等、據其城。朱文忠聞亂、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以圖之。再成累著勞績、自偏裨擢居帥職、至是佑之等叛、再成方與客飯、聞變即上馬收兵、不及迎。

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于汝乃敢反耶賊爭刺再成再成揮劍連斷數榦兵及其頸墮馬大罵不絕口死炎初被執幽空室中賊環守脅之降炎不屈仁得以炙鴈斗酒饋炎炎不受大罵曰今日乃爲鼠所困我死爲主爾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乃主上賜我者吾當服以死賊遂害之 辛卯吳國公旣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西南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餘以鄧愈爲江西行省參政畱守洪都萬思誠爲行省都事以佐之胡廷瑞張民瞻廖永堅傅璣潘友慶等從公還建康 丁酉

彗犯離宮西星至三月終光芒長二丈餘 壬寅吳國公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 是月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奉詔諭李思齊討四川時思齊還保鳳翔使至思齊進兵益門鎮使還思齊復歸鳳翔 三月巳酉明玉珍僭稱帝于蜀國號大夏建元天統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太子倣周制設六卿又置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祭酒等官以戴壽爲冢宰萬勝爲司馬張文炳爲司空向大亨莫仁壽爲司寇吳友仁鄒興爲司徒劉楨爲宗伯牟圖南爲翰林院承旨分蜀地爲八道賦稅十取其一開廷試以策士置雅樂以供郊祀

之用皆劉楨所爲也

致異元史順帝紀二十三年春正月王寅朔四川明玉珍僭稱皇帝

明史太祖紀在二十二年三月明玉珍傳亦

初張士

誠聞蔣英之亂遣其弟士信率兵萬餘圍諸全州吳守將謝再興晝夜鏖戰未決乃遣將設伏城外自引兵出戰戰既合伏起大敗之擒其將士千餘人士信憤益兵攻城再興慮不能支告急于浙東行省右丞朱文忠時金華叛寇初定而嚴州逼近敵境處州又爲叛苗所據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援聞邵榮將至乃與都事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今諸全被圍日久寇勢益盛而我軍少非謀不足以制之今邵平章來討處州宜僭以

張聲勢亦制寇一奇也炳曰善乃揚言右丞徐達與榮領大軍至嚴州剋日進擊使謀者揭榜于義烏之古朴嶺士信兵見之果驚謀夜遁同僉胡德濟覘知之密與再興謀癸丑發壯士夜半開門出擊鼓譟從之寇兵亂走自相蹂踐及溺死者甚眾士信驕侈不能拊循將士常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樗蒲蹴鞠酣飲爲事部將往往效之故至于敗甲寅明玉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陝西行省參政車力特穆爾等擊敗之擒其弟明二人癸亥吳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初洪都之降非二人意既降復謀叛時出語咎胡廷瑞廷瑞反覆開諭之

故未即發。及吳國公還建康，廷瑞恐二人爲變，不利于已。乃微言於吳國公，公即發使詣洪都，令二人將所部兵往湖廣。從徐達聽征調，二人舟次女兒港，遂以其眾叛。適遇商人布船，因掠其布爲旗號，進劫洪都。是日暮，至城下，發鼓舉火，攻破新城門。時鄧愈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害，愈窘甚。從撫州門出走，還建康。于是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瑛皆死于難。公聞瑛死，痛悼之。辛未，愈至建康。公遣使詣漢陽，命右丞徐達等還軍討之。是月，命博囉特穆爾爲中書平章政事，位第二，加太尉。張良弼受節

制于博囉特穆爾。李思齊遣兵攻良弼，至于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夏四月己丑，禁諸王駙馬御史臺各官占匿人民，不應差役，以欲修上都宮闕故也。帝嘗以上都宮殿火，敕重建大安睿思二閣，因危素諫而止。至是復大興工役。吳平章邵榮及元帥王佑、胡濙等兵攻處州，燒其東北門。軍士乘城以入，李佑之自殺。賀仁得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建康，伏誅。處州復平。以王佑守之，榮乃還。甲午，吳右丞徐達復取洪都府。時達等師抵城下，祝宗、康泰分兵拒守，達攻破之。宗走新淦，依鄧克明。後爲志明所殺，函其首以獻于吳。泰走廣信，爲追

兵所獲送建康泰胡廷瑞之甥也吳國公以廷瑞故特宥之乙未賊新橋張陷安州博囉特穆爾請援于朝

是月紹興路大疫五月乙巳朔泉州岱布丹據福

州路福建行省平章雅克布哈

舊倫燕只不花今改

擊敗之餘眾

航海還據泉州參政陳有定復汀州路己未中書參

知政事陳祖仁請罷修上都宮闕疏曰自古人君不幸

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

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順於人心緩急

失宜舉措未當雖以之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

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經

兵火焚毀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亟圖

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

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

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

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

都宮闕未復固無妨于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

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

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棄之乎願陛

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

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

觀不日可復詎止上都官闕而已乎

攷異元史陳祖仁傳二十年五月上

疏據順宗紀則祖仁上疏自在二十二年五月已未疑傳有脫誤也徐氏後編從傳今定從本紀

丙

午吳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參政鄧愈鎮洪都又以阮宏道爲郎中李勝爲員外郎汪廣洋爲都事往佐之程國儒知洪都府事文正至增浚地池嚴爲守備辛未明玉珍遣僞將楊尚書守重慶分兵寇龍州清川犯興元鞏昌等路是月張士誠海運糧十三萬石至京師六月戊寅中書平章政事察罕特穆爾遣使報書于吳言已奏朝廷授以行省平章事吳國公不答因謂左右曰察罕書辭婉媚是欲啗我我豈可

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反我使者其情僞可見也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又梗于東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校也寧海布衣葉兌以經濟自負獻書吳國公列一綱三目言天下大計其略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明臥草廬與先主論天下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規中原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誠宜建都

於此守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門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我何哉且江之所備莫急上流吳魏所爭在蘄春與皖卽今江州之境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有又足以遮蔽建康襟帶江州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軍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孫權不足爲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侔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至其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越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笈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以傾祿山殷羨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先傾敵巢穴今欲攻張氏莫若聲言掩取杭嘉湖越而大兵直擣平江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鎖城者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旣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六
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絕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犁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景齋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寇掠東西，捕之不得，招之不可。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即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歿，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我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脇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既平，彼心計浙江四道，三道旣已歸附，吾孤守一道，安歸哉？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送款，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

耳吳國公奇其言欲畱用之力辭賜銀幣襲衣以歸
辛巳彗見紫微垣光芒長尺餘東南指西南行戊子光
芒掃上宰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至是田
豐王士誠復謀叛初豐之降也察罕特穆爾推誠待之
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特穆爾行觀營
壘眾以為不可往察罕特穆爾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
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
人行至豐營遂為士誠所刺察罕特穆爾既死豐與士
誠走入益都城眾乃推庫庫特穆爾為總兵官復圍益
都事聞帝震悼中原士庶老幼多痛惜之者先是有白

子
明祖
明祖
明祖

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
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特穆
爾勿輕舉未至而已及于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追
封忠襄王謚獻武其父司徒阿哩袞舊倫阿魯溫今改封汝陽
王其子庫庫特穆爾授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
行樞密院事一應軍馬竝聽節制仍詔諭其將士曰凡
爾將佐久為察罕特穆爾從事惟恩與義實同骨肉視
彼逆黨不共戴天當力圖報復以伸大義己亥益都兵
出戰庫庫特穆爾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吳國
公聞察罕死歎曰天下無人矣秋七月乙卯彗滅

丙辰熒惑見西方須臾成白氣如長蛇炎炯有文橫亘
中天移時乃滅 吳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以謀反伏
誅榮麤勇善戰與吳國公同起兵濠州公待之甚厚自
平處州還遂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
告之者榮不自安與繼祖謀俟間佯亂至是公閱兵三
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卒發吹旗
觸公衣公異之易服從它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爲部下
士宋國所告公召榮等面詰之俱伏曰死而已公不欲
卽誅幽于別室謂諸將曰吾不負榮而所爲如此將何
以處之常遇春日榮等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公縱不
忍殺之遇春等義不與之俱生公乃具酒食飲食之涕
泣與訣皆就刑 是月河決范陽漂民居 西湖書院
舊有經史書版兵後零落行省左右司員外郎陳基白
平章張士信出官錢補刊從之明年而工畢 八月癸
巳陳友諒將熊天瑞寇吉安吳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永
新天瑞復攻破永新執本立至贛州殺之友諒使其知
院饒鼎臣守吉安 己亥庫庫特穆爾言博囉特穆爾
張良弼據延安掠黃河上下欲東渡以奪晉寧乞賜詔
諭 是月張士誠殺淮南行省左丞汪同同初集義兵
捍禦鄉井累官徽州路治中兼元帥領兵征饒州單騎

潛往浙張士誠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其心不純乃去之
淮安見左丞史椿椿本土誠部將與張士德皆爲謀主
士德被擒椿見諸將驕侈又左丞徐義數讒毀椿椿遂
有異志見同殊相得謂同曰察罕公忠盍往見之同謁
察罕察罕恨相見晚俾朝于京拜淮南行省左丞還見
察罕察罕曰士誠非忠于國者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
姑蘇始君與史君宜協力焉未幾察罕死椿曰不幸及
此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乃遣使者齎書往建康使者
姑蘇人以書達士誠所士誠大怒使士信招與言事同
懼不欲往椿曰士誠基本未固未必傷害我輩況四平

福下三脫通字

章我嘗救其危急宜不至此四平章謂士信也同遂行
至姑蘇士誠即拘同問曰我何負於汝而反同曰我之
來以汝爲元太尉忠于國家今汝旣叛我豈得從汝反
耶士信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爲別同曰爲語平章具荷
厚意吾能死忠不能爲無義生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
能久富貴耳遂遇害事聞追封平陽郡公同旣死士誠
遂發兵攻淮安執椿殺之 九月癸卯朔劉福以兵援
田豐至火星埠庫庫特穆爾遣關係邀擊大破之 戊
辰以知樞密院事伊蘇舊倫也速今改爲遼陽行省左丞相先
是賊雷特穆爾布哈舊倫雷帖木兒不花今改程思忠等陷永平詔

伊蘇出師遂復灤州及遷安縣時遼東郡縣惟永平不被兵儲粟十萬芻藁山積民居殷富賊乘間竊入增土築城因河為塹堅守不可下伊蘇乃外築大營絕其樵采數與賊戰獲其偽帥二百餘人平山寨數十又復昌黎撫寧二縣擒雷特穆爾布哈送京師賊急乃乞降於參政徹爾特穆爾舊倫徹里帖木兒今改為請命於朝詔許之命伊蘇還師伊蘇度賊必以計怠大兵乃嚴備以偵之思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金復州至是詔還京師拜遼陽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撫安迤東兵農委以便宜開省于永平總兵如故金復海蓋

乾王等賊竝起西侵興中州陰由海道趣永平聞伊蘇開省乃止伊蘇亟分兵防其衝突賊乃轉攻大寧為守將王聚所敗斬其渠魁眾潰皆西走伊蘇慮賊窺上都即調右丞呼哩岱提兵護上都簡精銳自躡賊後賊果寇上都呼哩岱擊破之賊眾又大潰永平大寧始復乃分命官屬勞來安集其民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種民德之冬十月壬寅朔江西行省平章都埒布哈舊倫朶列不花改今移檄討巴拉布哈時都埒布哈分省廣州適州城為邵宗愚所陷執巴拉布哈殺之甲戌博囉特穆爾南侵庫庫特穆爾所守之地遂據真定路戊子吳池州

元帥羅友賢據州之神山寨倫亂謀與張士誠通杭欵震動命常遇春率兵討之辛卯吳設關市批驗所官主通百貨鹽十分而稅其一它物十五分稅一十一月乙巳庫庫特穆爾復益都田豐等伏誅庫庫特穆爾既襲父職身先士卒誓必復讐人心亦思自奮圍城益急賊悉力拒守乃以壯士穴地道而入遂克之盡誅其黨取豐及王士誠之心以祭察罕特穆爾遣關係以兵復莒州于是山東悉平庚申詔授庫庫特穆爾太尉餘官竝如故將校士卒論賞有差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宴然無事庫庫特穆爾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爲安而博囉特穆爾復以兵爭晉冀帝雖屢諭解之而讐隙日深癸亥明玉珍兵陷清川十二月丁亥吳大都督朱文正遣裨將率兵復吉安饒鼎臣出走遂以參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粹中共守之以朱叔華知府事壬辰吳廣信守將元帥葛俊擅發民夫築城浚池浙東行省左丞朱文忠遣人諭止之俊不聽反出不軌言文忠恐其爲變欲討俊先遣從事王辰往察之辰還報曰彼城守如故若臨之以兵恐激其變文忠曰此人不足憐姑爲一郡生靈少忍之遂不復問復遣都事劉肅往勞之諭以禍福俊心乃安先是

帝遣戶部尚書張昶等齎龍衣御酒八寶頂帽榮祿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宣命詔書航海至慶元欲因以通吳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以告吳國公公不之答敬還國珍懼乃送昶于福建平章雅克布哈所時左丞王溥在建昌聞之遣人報公公命溥招之來且命符璽郎劉紹先候之于廣信溥招昶至遂偕紹先赴建康昶見公不拜公怒曰元朝不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惑我民昶俛首無一言公不欲窮詰命中書館之時召問以事知其才可用遂畱之 庚子以中書平章政事佛家努舊倫佛家改奴今為御史大夫 是月庫庫特穆爾遣尹煥章至吳

送前使自海道還并以馬饋吳 是歲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言時政凡二十條一曰悔已過以詔天下二曰罷造倫以快人心三曰御經筵以講聖學四曰延老成以詢治道五曰去姑息以振乾綱六曰開言路以求得失七曰明賞罰以厲百司八曰公選舉以息奔競九曰察近倖以杜姦弊十曰嚴宿衛以備非常十一曰省佛事以節浮費十二曰絕濫賞以足國用十三曰罷各官屯種俾有司經理十四曰減常歲計置為諸官用度十五曰招集散亡以實八衛之兵十六曰廣給牛具以備屯田之用十七曰獎勵守令以勸農務本十八曰開

誠布公以禮待藩鎮十九曰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

曰依唐廣寧故事分道進取先是薊國公托和齊舊倫脫火

赤今上言請罷三宮造倫帝為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

而造倫如故故士瞻疏首及之帝嘗謂伊納克舊倫倚納

改今日太子若不曉祕密佛法祕密佛法可以延壽乃令

圖嚕特穆爾舊倫禿魯帖木兒今改教太子以祕密佛法太子悅

之嘗于清寧殿布長席西番僧高麗女東西列坐太子

顧謂左右曰李先生教我儒書多年我不省書中所言

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曉李先生者諭德好

文也太子由是惑溺于邪道無復曩時惡伊納克之意

矣帝以讒廢高麗國王巴延特穆爾立塔斯特穆爾

為高麗國王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之

故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恃寵驕橫巴延特穆爾戒

飭不悛遂盡殺奇氏族皇后謂太子曰爾年已長何不

為我復讐時高麗王昆弟有畱京師者乃議立塔斯特

穆爾為王而以奇族子三寶努為元子以將倫同知崔

特穆爾為丞相遣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為高麗兵

所敗僅餘十七騎還京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賜進士第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御史總督湖北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三十五

赴昭陽單闕正月盡闕逢
執徐三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三年春正月乙巳大寧陷 庚戌吳常遇春

兵攻池州神山寨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 丙寅吳

國公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庫庫

特穆爾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疑

沮器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

先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羣雄聞而未識是以前

歲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以厚貺何慰如之薄以文綺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初吳國公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積穀充物它皆不及二月壬申朔公下令申諭諸將曰屯田數年未見功緒惟康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石分地均而所得有多寡由人力勤惰不齊耳今宜督軍及時開墾以盡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是月庫庫特穆爾自益都領兵還河南畱索珠以兵守益都以山東州縣立屯田萬戶府都昌盜江裔等陷饒州時吳將于光與吳宏吳毅等不協裔乘釁誘陳友諒將張定邊蔣必勝入寇光等倉卒無備皆出走綜理饒州軍務理問穆燮死於難郎中楊憲走還建康張士誠發兵攻安豐以呂珍爲前鋒而其弟士信以大軍繼之珍至安豐圍其城久之城中人相會或以井泥爲丸用人油燂而食之劉福通勢窮遣使告急於建康吳國公曰安豐破則張士誠益張不可不救劉基諫曰陳友諒方伺隙未可動也三月辛丑朔彗見東方經月乃滅詔中書平章政事愛布哈分省冀寧

庫庫特穆爾遣兵據之。吳國公率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救安豐。呂珍已破安豐，殺劉福通。聞吳軍至，乃水陸連營，戰艦蔽沙河際，皆樹木柵，繚以竹籬，外掘重塹，擊敗左右軍。公命遇春以兵橫擊其陳，三戰三勝，俘獲其士馬無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來助珍，遇春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遁去。安豐圍解，公乃令軍士各齎米積於東門外，以救城中饑者。以小明王歸居之。滁州公還建康，命徐達等移師討左君弼，圍廬州。竹昌忻都遂乘間入安豐。丙午，大赦天下。丁未，廷試進士六十人。賜寶寶楊輓等及第，出身有差。壬戌，大同路有

赤氣亘天，中侵北斗。

是月，立廣西行中書省，以廉訪

使額爾德尼

舊倫也兒吉尼今改

為平章政事。時南方郡縣多陷

沒，惟額爾德尼獨保廣西者十五年。

立膠東行中書

省，及行樞密院，總制東方事。以袁宏為參知政事。

閏

月丁丑，吳處州翼總制胡深言：關市之征，舊例二十取

一，今令鹽貨十取其一，稅額太重，商人不復販鬻，則鹽

貨壅滯，軍儲缺乏。且使江西浙東之民艱於食用。又如

硫黃白藤蘇木櫻毛諸物，皆資於彼，今十五分取一，亦

恐以稅重不能流通，請仍從二十取一之例，則流轉不

窮，軍用給足，從之。夏四月壬戌，陳友諒復大舉兵圍

洪都初友諒憤其疆場日蹙乃佗大艦來攻艦高數丈外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艚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艚箱皆裹以鐵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至友諒前攻洪都以大艦乘水漲附城以登至是城移去江三十步大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吳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等守宮步士步橋步諸門指揮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將吳院判謝再興以諸全叛殺知州欒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并殺之執參軍李夢庚元帥陳元剛等奔紹興降于張士誠總管胡士明棄妻子單騎走建康左丞朱文忠聞亂遣同僉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下自將精兵二千往來應援以禦之乙丑諸全州以事聞吳國公因命德濟爲浙江行省參政德濟遣萬戶王克瑀還偵敵境遇士誠兵被執死之初再興用部將左總管靡萬戶爲腹心二人常使人販鬻於杭州公知其陰泄機務擒二人誅之召再興赴建康而以夢庚總制諸全軍馬公以再興長女妻兄子文正幼女適徐達恩義甚厚因命還守諸全再興以夢庚處已上憤憤不樂由是遂叛丙寅陳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

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樹木柵敵爭柵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是月庫特穆爾遣部將摩該舊倫貊高今改等以兵擊張良弼五月己巳朔張士誠海運糧十三萬石至京師陳友諒知院蔣必勝饒鼎臣等陷吉安府時吳將李明道與曾萬中兄弟不協明道因潛通必勝約其來攻兵至城下明道舉火爲應開西門納之殺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曾粹中亾走仇家黃如淵執粹中送鼎臣殺之必勝又攻破臨江府執同知趙天麟亦不屈死癸酉吳置禮賢館先是吳國公聘諸名儒集建康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寵至是復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王禕許元王天錫等皆在館中陳友諒兵陷無爲州知州董曾死之曾之守無爲也招集流亾使各復業州民安之及城陷寇逼其降曾抗言不屈遂縛之沈於江丙子陳友諒復攻新城門吳指揮薛顯將其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敵兵乃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明有膽略嘗出劫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故敵兵見

明併力攻殺之。廬州城三面阻水，徐達等攻之，不克。已而左君弼於城上為釣橋，達曰：君弼竄伏穴內，久不見出，今遽為此，其將夜出劫我乎？令軍中嚴為之備。比夜半，聞釣橋有聲，其兵奄至，營中萬弩俱發，君弼邊走，達縱兵擊之，君弼大敗，走入城，斂兵拒守。達攻圍，凡三月不下。六月戊戌朔，博囉特穆爾遣方托克托迎匡福於彰德，庫庫特穆爾遣兵追之，敗還。匡福遂據保定路。己亥，庫庫特穆爾部將岱嚕等駐兵藍田七盤，李思齊攻圍興平，遂據盩厔。博囉特穆爾奉詔進討襄漢，而岱嚕阻道於前，思齊踵襲於後，乃請朝廷催督庫庫

東出潼關，道路既通，即復南討。

戊申，博囉特穆爾遣

珠展

舊倫竹貞今改

等入陝西，據其省治。時陝西行省右丞達

實特穆爾

舊倫答失帖木兒今改

與行臺有隙，且恐陝西為庫庫

特穆爾所據，陰結於博囉特穆爾，請珠展入城，劫御史

大夫鄂勒哲特穆爾

舊倫完者帖木兒今改

及監察御史張可遵

等印，其後屢有使召鄂勒哲特穆爾，珠展拘留，不遣。庫

庫遣摩該與李思齊合兵攻之，珠展出降，遂從庫庫

辛亥，陳友諒增修攻具，欲破柵，自水關入。吳朱文正使

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更進。文正乃命煅鐵

戟鐵鉤，穿柵以刺敵，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

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又攻宮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力禦之暮坐宮步門樓指揮士卒流矢中腰膂而死甲寅中書省奏江浙福建舉人涉海道赴京有六人者已後會試期宜授以教授之職其下第三人亦授教授非徒慰其跋涉險阻之勞亦以激勵遠方忠義之士從之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朱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至石頭口宵行晝止凡半月始得達見吳國公具言其故公問友諒兵勢何如對曰兵雖勝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戰艦將不

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公謂子明曰汝歸告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之降非但不死且行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當固守以待友諒怒殺之秋七月戊辰朔京師大雨雹傷禾稼癸酉吳國公自將救洪都時徐達常遇春圍左君弼於廬州公遣使命解圍曰爲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達遇春乃還是日公召諸將諭以親行之意遂馮燾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徐達常遇春馮國勝廖永忠俞通海等皆從壬午風覆國勝舟公以其不利

遣還建康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陳友諒圍洪都凡八十有五曰丙戌聞吳國公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敵公率諸軍由松門入鄱陽湖丁亥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其前吳國公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為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艦而還俞通

海復乘風發礮火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眾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撲火受戰公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公舟舟膠淺敵兵而集吳軍格鬪定邊不能近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公舟遂脫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萬國勝等皆戰死

攷異谷應泰紀事本末載韓成當太祖危急時服御袍對敵自沈蓋本於定遠黃金所撰開國功臣錄明人盛傳之比諸紀信之誑楚應泰亦不加察也兩軍對敵眾人屬目在兵之使人使果服御服而自沈則欲以誤敵而先使已之士卒惶惑潰散此策之最下者鄉曲小儒徒知紀信誑楚可以脫走漢王而不知王世充之偽擒李密遂能破密之眾也明史不為韓成立傳而附見其子觀傳中則成實以戰死今以朱善所撰程國勝神道

碑酌書之永忠隨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公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公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慮張士誠乘虛入寇故也已丑旦公命鳴角師畢集乃親布陳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者無筭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時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陳旌旗樓櫓望之如山吳舟小不能仰攻連戰三日幾殆右師卻公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此非火攻不可公然之至晡東北風起公命以七舟載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軍器若鬪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而至其水寨數百艘悉被焚煙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首二千餘級友仁即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驍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即新開陳也明日公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亾在旦夕今當併

力賊之。於是諸將益自奮。時公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公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視莫能辨。敵益駭。辛卯復聯舟大戰。大敗敵兵。敵之巨艦難於運轉。吳兵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者猶不知。尚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聯巨艦并力拒戰。吳師望六舟無所見。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舟而出。吳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友諒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張定邊欲挾友諒。邊保鞋山爲吳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

不敢更戰。是日公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數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公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公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竝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盡渡。乃泊于左蠡。友諒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下。其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尚堪一戰。若能戮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

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蹙敗乃曰右金吾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懼及禍遂以其眾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降友諒復失二將兵力益衰吳國公移書友諒曰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擄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爲我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之地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啟兵端自洪都迎戰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捐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

舟頓兵敝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曰之狂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畱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周回巡察令獲吳將士皆殺之吳國公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湖口命遇春永忠等統舟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責之曰昨吾船對泊渚磯嘗遣使齎記事往不見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丈夫謀天下何有淡仇江淮英雄唯吾與公耳何乃

自相吞并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欲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即公傲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佗欺人之容卻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器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吳國公分兵克蘄州與國友諒會盡遣舟掠糧於都昌朱文正使人燔其舟友諒勢益困是月有星墜於慶元路西北聲如雷光芒數十丈久之乃滅八月丁酉朔倭人寇蓬州守將劉暹擊敗之自十八年以來倭人連寇瀕海郡縣至是海隅獲安辛丑庫庫特穆爾遣兵侵博囉特穆爾所守之境丙辰沂州有赤氣亘天中有白色如蛇形徐徐西行至夜分乃滅戊

午博囉特穆爾言庫庫特穆爾踵襲父惡有不臣之罪請賜處置陳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趣南湖嘴爲吳軍所遏壬戌友諒遂突出湖口欲繞江下流遁去吳國公麾諸軍邀擊以火舟火箭衝之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至涇江口涇江之師復擊之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益爭奮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張定邊夜以小舟來竊載友諒屍及其次子理徑走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公之救安

豐也。劉基諫不聽。至是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亾何待？九月丁卯朔，吳國公發湖口，還建康。壬申，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壬午，吳國公命李善長、鄧愈留建康，復率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廷瑞等親征陳理於武昌。吳諸全叛將謝再興以張士誠兵犯東陽，左丞朱文忠率兵禦之，部將夏子實郎中、胡濙爲前鋒，與其兵遇於義烏，戰方接，文忠自將精兵橫出其後，擊之，再興大敗遁去。濙因建策以爲諸全

乃浙東藩屏，諸全不守，則衢不能支，請去諸全五十里於五指山下築城分兵戍守。文忠從之。未幾，士誠將李伯昇大舉來寇，兵號六十萬，頓於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是月，太尉張士誠令其部屬頌已功德，必欲求王爵。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舊倫達識帖睦爾今改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馭此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微，必不爲其所脅。但我今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以從之耳。乃爲具文書聞於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稱吳王，尊其母曹氏爲太妃，治宮闕，置官屬，改平江路復爲隆平府。朝廷遣戶部侍郎博囉特穆

爾舊倫博羅帖木兒今改

等徵海運糧于士誠士誠不與時天下謂建康爲西吳平江爲東吳然士誠尚奉元正朔江北諸郡皆詭云爲元恢復而實自守之初士誠拒海漕之命淮省郎中俞思齊言於士誠曰向爲賊不貢猶可今爲臣其可乎士誠怒抵案撲地而入思齊海陵人本陰陽家者流士誠開藩與有功焉至是知不可爲即棄官而隱權授淮省參政遂杜門謝病以卒又有淳安魯淵者由進士遷浙西提學士誠稱王命爲博士辭不拜還山士誠地連十州諸將咸以爲安松江陳思獨上書危之不報思遜居海上郎中參軍事陳基以諫止稱王欲

殺之不果已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凡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出其手基每以爲憂而未能去也冬十月丙申朔青齊一方赤氣千里壬寅吳國公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竝進既抵其城命常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於是湖北諸郡皆降于吳甲辰湖廣僞姚平章張知院陰使人言於庫庫特穆爾設計擒殺其主陳理及僞夏主明玉珍不果皇太子惡太傅泰費音不歸奉元而止於沙井已酉令御史大夫布哈舊倫普化今改劾泰費音故違上命當正其罪詔悉拘所授宣

命及所賜物俾往陝西之西居焉丞相綽斯戩舊倫搆思監今

改因益誣奏之安置土蕃尋遣使者逼令自裁泰費音

至東勝賦詩一篇乃自殺是月庫庫特穆爾遣僉樞

密院事任亮復安陸府博囉特穆爾遣兵攻冀寧至

石嶺關庫庫特穆爾大破走之擒其將烏訥爾舊倫烏馬兒今

改殷興祖博囉軍由是不振先是監察御史張冲等

上章雪故丞相托克托舊倫脫脫今改之冤詔復托克托官爵

并給復其家產召其子哈喇章舊倫哈刺章今改三寶努舊倫三寶

改今還朝時額森特穆爾舊倫也先帖木兒今改亦已死乃授哈

喇章中書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努知樞

密院事十一月庚申臺臣又言托克托有大臣之體向

在中書政務修舉深懼滿盈自求引退加封鄭王固辭

不受再秉鈞軸克濟艱危統軍進征平徐州收六合大

功垂成浮言構難奉詔謝兵就貶以沒已蒙錄用其子

還所籍田宅夏乞憫其勳舊還所授宣命從之十二

月丙申朔吳國公發武昌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

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狃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

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且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其城不

下也宦者資政院使保布哈舊倫朴不花今改與宣政院使

托驩舊倫脫歡今改內侍皇太子外結丞相綽斯戩驕恣不法

監察御史額森特穆爾孟額森布哈舊倫也先不花今改傅公讓

等劾奏保布哈托驩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婁都爾蘇

舊倫老的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奇后庇之尤固

御史乃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皇太子言

御史糾劾托驩保布哈奸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

天下之公論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使奸臣蠹政

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

臺臣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

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

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

方今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

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書奏皇太子怒令婁都

爾蘇諭祖仁以謂托驩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

得美除晉裕宗為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

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復上

書言晉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

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奸邪當時皆知之獨德宗不知耳

今此二人亦皆奸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獨殿下未知

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臺諫封章

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

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義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隄殿下又何以處此祖仁書旣再上卽辭職而臺臣大小亦皆求退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保布哈托驩乃皆辭罷帝令婁都爾蘇諭祖仁等祖仁上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一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

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效力天下可撫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連及禍也疏奏帝大怒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保布哈驕恣無狀招權納賄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漸不可長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邊徼以快眾心則紀綱可振政治修而百廢舉矣由是帝益怒臺臣自婁都爾蘇以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爲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於其友

朱毅即日就道。保布哈之被劾，婁都爾蘇執其事，頗力。太子淡惡之，而奇后又譖之於內，未幾保布哈復為集賢大學士、崇政院使。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舊倫帖木兒今改與丞相額森布哈俱屯田西方。一日圖沁治具躬詣額森屯所餉之，額森自恃尊屬不受。圖沁怒，坐額森營門外呼軍士共啖之。額森不平，因誣其有異志，差五府官往訊。圖沁忿曰：「我有何罪來問？」乃拘五府官將往愬博囉特穆爾。會婁都爾蘇亦懼誅，遂與圖沁特穆爾皆奔大同。匿博囉特穆爾所。婁都爾蘇者，帝母舅也。以故帝數謂太子寢其事，而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乃傳旨密令博囉特穆爾隱其迹，而綽斯戡保布哈皆附太子，欲窮究其事。徧圖形求之，保布哈見臺憲彈劾不行，與其黨謀曰：「十八功臣家子孫朝夕在帝左右，我與汝等向日之所為，渠必得知。臺臣亦必知之，終必為我不利。」綽斯戡曰：「彼皆婁都爾蘇黨也。婁都爾蘇既為博囉所庇，必稱兵犯闕，十八家為內應，社稷能無危乎？」遂誣婁都爾蘇及額森呼圖克舊倫也先忽都今改托歡等謀為不軌，遂執額森呼圖克等送資政院，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欲釋其事，特命大赦，而綽斯戡增入條畫內，獨不赦前事。惟婁都爾蘇逃匿博囉軍中，餘皆遠竄。

資政院通鑑 卷二百十七 六

有道死者亦有賄免者額森呼圖克泰費音子也赴貶所行至中道執政奏其違命杖死之年四十四泰費音為相務廣延才彥而額森呼圖克亦傾身下士名稱藉甚至為奸臣所害賀氏三世忠貞皆死於非命天下悲之是歲吳寶源局鑄錢三千七百九十一萬有奇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吳李善長徐達等奉表吳國公勸進公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置中書省左右相國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

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郎中時小明王在滁州中書設御座以正旦行慶賀禮劉基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遂不拜然猶以龍鳳紀年封拜除授及有司文牒竝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致異明祖尊奉龍鳳見於明人紀載者如祝允明枝山野紀載太祖伐張士誠榜文云龍鳳十二年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王世貞詔令考載太祖與魏國公徐達書龍鳳十年至十二年凡十有七通前二通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餘但稱吳王令旨黃宗義文案據萬斌告身以龍鳳紀年皆以糾正明實錄諱言奉龍鳳之誤也錢辛楣曰陶主敬集首載龍鳳四年十月江南行中書省劄付一通至正之十八年也又載龍鳳十年二月及十二月吳王令旨各一通其文皆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此則至正之二十四年也錢說比較年月尤為有據然余究以明祖於韓林兒不過假其名號初非因人成事但不當沒其實耳

丁卯吳命減取官店錢

先是設官店以徵商吳王以稅重病民故減之 戊辰
吳王退朝謂左相國徐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其推戴
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
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至天下騷
動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圖治毋苟且因循取充
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
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嘗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
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
亾今吾所任將帥皆當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
我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

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二
月乙未朔吳王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辛
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潛
遣卒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是必先
引兵至洪山去城二十里王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擊
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
中倚以爲重及被擒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
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
此兄宜速降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
下瞰城中諸將相顧莫能登傅友德率數百人一鼓奪

之矢中額復洞脇戰益力城中益蹙氣王復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論理使降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恨矣王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論以王意辭旨懇切時陳氏諸將無出定邊右者定邊亦知不可支癸丑陳理肉袒銜璧率定邊等詣軍門降理俯伏戰慄不敢仰視王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令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

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不知有兵城中民饑困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撫慰民大悅於是漢沔荆岳郡縣相繼來降立湖廣行省中書以樞密院判楊璟爲參政守之初陳友諒命其兄友才與左丞王忠信等守潭州吳王至武昌友才遣忠信來援忠信戰敗而降王授以參政俾仍守潭州友才率兵拒之於益陽忠信異辭開諭之友才亦降與其子俱送建康友才所謂二王者是也 李明道被獲送武昌伏誅明道豐城人故友諒將也尋歸吳後復叛附於友諒友

諒敗滅明道懼走歸豐城剪其髮髯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王數其反覆之罪戮之三月乙丑吳王至建康丙寅封陳理爲歸德侯吳置起居注給事中戊辰吳以中書左丞湯和爲平章政事時和守常州率元帥吳福興以舟師徇黃楊山遇張士誠水軍擊敗之擒其千戶劉文興等獲風船六艘故有是命己巳吳王謂中書省臣曰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旣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

乏而官使得人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吳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王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亾即命毀之辛未吳王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王諭之曰爾從我有年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必知之爾有功予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陳且爾曹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爲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以其才智止此不能過人故耳爾曹苟能勉立功異日爵賞我豈爾惜但患不力耳於是無有復言者乙亥監察御

史王多勒圖舊倫朶列禿今改崔布延特穆爾舊倫崔伯顏帖木兒今改諫

皇太子勿親征。先是博囉特穆爾陰使人殺其叔父

左丞伊珠爾布哈舊倫亦只兒不花今改佯為不知往弔不哭朝

廷知其跋扈又以匿婁都爾蘇事太子深疾之且時方

倚重於庫庫特穆爾而庫庫駐兵太原與博囉構兵相

持不解於是綽斯戠係布哈誣博囉與婁都爾蘇謀為

不軌辛卯下詔數博囉特穆爾悖逆之罪解其兵權削

其官爵候道路開通許還四川田里博囉殺使者拒命

不受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七

文仁田子

文仁田子

